

農商省
漢圖書
第一冊
第四號
清印

大政官文庫
漢書門
1007
冊架函號

內閣文庫
漢書
1007
冊架函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7
冊數	8 (4)
函號	280 37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南齊書卷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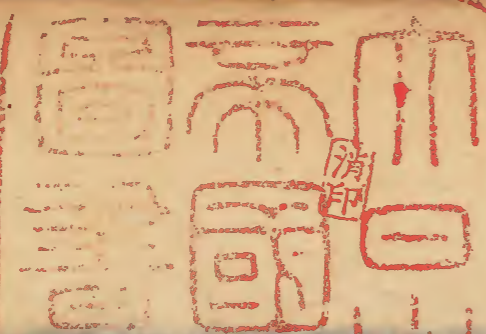
明治十二年購求

西川中園氏藏

志第十

祥瑞

天符瑞命遐哉邈矣靈篇秘圖固以蘊金匱而充石室炳契決陳
 緯候者方策大書啟覺天人之期扶獎帝在之運三五聖業神明
 大寶一謀協贊則不出茲大流火赤雀實紀周祚雕雲素靈發祥
 漢氏光武中興皇符為盛魏膺當塗之識晉有石瑞之文史筆所
 詳亦唯舊矣齊氏受命事殷前典黃門郎蘇偁撰聖皇瑞應記承
 明中庾溫撰瑞應圖其餘眾品史注所載今詳錄去取以為志云
 老子河洛讖曰年曆七七水滅緒風雲俱起龍麟舉宋水德王義
 熙十四年元熙二年永初三年景平一年元嘉三十年孝建三年
 大明八年永光一年泰始七年泰豫元年元徽四年昇明三年凡



七十七年故曰七七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關尹云龍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也

識又曰肅草成道德懷書備出身形 法治吳出南京上卽姓諱也南京南徐州治京口也

識又曰墮塌河梁塞龍淵消除水災泄山川墮塌河梁爲路也路卽道也淵塞者譬路成也卽太祖諱也消水災言除宋氏患難也

識又曰上參南斗第一星下立草屋爲紫庭神龍之岡梧桐生鳳鳥舒翼翔且鳴南斗第一星吳分也草屋蕭字也又蕭管之器像鳳鳥翼也

識又曰蕭爲二士天下大樂二士王字也

識又曰天子何在草中宿宿肅也

尚書中候儀明篇曰仁八傑出握表之象曰角姓合音之于蘇偁

云蕭角姓也又八音之益有蕭管也

史臣曰案晉光祿大夫何禎解音之于爲曹字謂魏氏也王隱晉書云卯金音于亦爲魏也候書章句本無銓序二家所稱既有前釋未詳偁言爲何據

孝經鉤命決曰誰者起視名將君之羣也聖物爲雄優劣相次以期與將太祖小諱也征西將軍蕭思話見之曰此我家諱也

王子年歌曰金刀治世後遂苦帝王昏亂天神怒災異屢見戒人主三分二叛失州土三王九江一在吳餘悉稚小早孤一國二主天所驅金刀劉也三分二叛宋明帝世也三王九江者孝武於九江興晉安王子勛雖不終亦稱大號後世祖又於九江基霸迹此三王也一在吳謂齊氏桑梓亦寄治南吳也一國二主謂太祖符運潛興爲宋氏驅除寇難

歌又曰三禾摻摻林茂孳金刀利刃齊刈之刈剪也詩云實始剪

商
歌又曰欲知其姓草蕭蕭穀中最細低頭熟鱗身甲體永與福穀
道孰成又諱也太祖體有龍鱗斑駁成文始謂是黑歷治之甚至
而文愈明伏羲亦鱗身也

金雄記曰鑠金作刀在龍里占睡上人相須起又云當復有作蕭
入草蕭字也易云聖人作之記又云草門可憐乃當悴建號不成
易運沸詩云不時時也不成成也建號建元號也易運革命也

識曰周文王受命千五百歲河雒出聖人受命於己未至丙子爲
十八周旅布六郡東南隅四國安定可久留案周滅殷後七百八
十年秦四十九年漢四百一十五年魏四十五年晉百五十年宋
六十年至建元元年千五百九年也武進縣彭山舊坐在焉其山

岡阜相屬數百里上有五色云氣有龍山焉宋明帝惡之遣相墓
工高靈文占視靈文先與世謂善還詭答云不過方伯退謂世祖
曰貴不可言帝意不已遣人於墓左右校獵以大鐵釘長五六尺
釘墓四維以爲厭勝太祖後改樹表柱柱忽龍鳴響震山谷父老
咸志之云

會稽剡縣刻石山相傳爲名不知文字所在昇明末縣民見襲祖
行獵忽見石上有文凡三處蒼生其上字不可識刊苔去之大石
文曰此齊者黃公之化氣也立石文曰黃天星姓蕭字某甲得賢
帥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誰會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封也
益州齊后山父老相傳其各亦不知所起昇明三年有沙門玄暢
於山丘立精舍其日太祖受禪日也

嵩高山昇明三年四月滎陽人於山東南澗見天雨石墜地石開

有聖在其中方三寸其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
又曰皇帝興運午詣雍州刺史蕭赤斧表獻之

史臣案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董卓而銅人毀有卓而
世亂世亂而卓亡如有似也晉末嵩高山出玉璧三十二宋氏以
為受命之祥今此山出聖而水德云謝終始之徵亦有領也

元徽四年太祖從南郊望氣者陳安寶見太祖身上黃紫氣屬天
安寶謂親人王洪範曰我少來未嘗見軍上有如此氣也太祖年
十七夢乘青龍西行逐日日將薄山乃止覺而恐懼家人問占者
云至貴之象也蘇侃云青木色日暮者宋氏末運也

泰始七年明帝遣前淮南太守孫奉伯往淮陰監元會奉伯與太
祖同寢夢上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脚不得覺謂太祖曰竟州當大
庇生民弟不見也奉伯卒於宋

清河崔靈運為上府參軍夢天帝謂已曰蕭道成○宋本諱是我弟十

九子我去年已授其天子位自三皇五帝至齊受命君凡十九人
也

宋泰始中童謠云東城出天子故明帝殺建安王休仁蘇侃云後

順宋本諱作帝自東城即位論者謂應之乃是武進縣上所居東城

順從下放此里也能襄云上舊鄉有大道相傳云秦始皇所經呼為天子路後
遂為帝鄉焉案從帝實當援立猶如晉之懷愍亦有徵符齊運既
無巡幸路名或是秦舊疑不能詳

世祖年十三夢舉體生毛髮生至足又夢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
王之田又夢虛空中飛又夢著孔雀羽衣庾温云雀爵位也又夢
鳳凰從天飛下青溪宅齋前兩翅相去十餘丈翼下有紫雲氣及
在襄陽夢著桑屐行度太極殿階庾温云屐者運應木也臣案桑

字為四十而二點世祖年過此卽帝位謂著履為木行也履有兩齒有聲是為明兩之齒至四十二而行卽真矣及在郢州夢人從天飛下頭插筆來畫上衣兩邊不言而去庾溫釋云畫者山龍華蟲也

世祖宋元嘉十七年六月己未夜生無火婢吹灰而火自燃

世祖於南康郡內作伎有絃無管於是空中有箎聲調節相應

世祖為廣興相嶺下積旱水涸不通船上部伍至水忽暴長庾溫

云易利涉大川之義也

世祖頓盆城城內無水欲鑿引江流試掘井得伏泉九處皆湧出

建元元年四月有司奏延陵令戴景度稱所領季子廟舊有涌井

二所廟祝列云舊井北忽聞金石聲卽掘深三尺得沸泉其東忽

有聲錚錚又掘得泉沸湧若浪泉中得一銀木簡長一尺廣二寸

隱起文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謁詣起居簡木堅白而字色黃謹案瑞應圖浪井不鑿自成王者清靜則仙人王之孔氏世錄云叶精帝道孔書明巧當在張陵宋均注云張陵佐封禪一云陵仙人也

元徽三年太祖在清溪宅齋前池中忽揚波起浪湧水如山有金

石響須臾有青龍從池中出左右皆見之

昇明元年青龍見齊郡

建元四年青龍見順宋本詳作從陽郡清水縣平泉湖中

永明七年黃龍見曲江縣黃池中一宿二日

中興二年山上雲障四塞頃有玄黃五色如龍長十餘丈從西北

升天

宋泰始末武進舊塋有獸見一角羊頭龍翼馬足父老咸見莫之

識也

永明十年鄱陽郡獻一角獸麟首鹿形龍鬣其色瑞應圖云天子萬福允集則一角獸至

十一年白象九頭見武昌

史臣日記云升中于天麟鳳至而龜龍格則鳳皇巢乎阿閣麒麟在乎郊藪豈非馴之在庭擾以成畜其為瑞也如此今觀魏晉已來世稱靈物不少而亂多治少史不絕書故知來儀在沼遠非前事見而不至未辨其為祥也

昇明三年三月白虎見歷陽龍亢縣新昌村新昌村嘉名也瑞應圖云王者不暴白虎仁

建元四年三月白虎見安蠻虔化縣

中興二年二月白虎見東平壽張安樂村

昇明二年騶虞見安東縣五界山師子頭虎身龍脚詩傳云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至德則出

昇明三年太祖為齊王白毛龜見東府城池中

建元二年休安陵獲玄龜一頭

永明五年武騎常侍唐潛上青毛神龜一頭

七年六月彭城郡田中獲青毛龜一頭

八年延陵縣前澤畔獲龜一枚

八年四月長山縣王惠獲六目龜一頭腹下有萬歡字并有卦兆

六月建城縣昌城田獲四目龜一頭下有萬齊字

九年五月長山縣獲神龜一頭腹下有巽兌卦

中興二年正月羅將潘道蓋於山石穴中獲毛龜一頭

昇明二年世祖遣人詣宮亭湖廟還福船泊渚有白魚雙躍入船

永明五年南豫州刺史建安王子真表獻金色魚一頭

建元元年八月男子王約獲白雀一頭

九月秣陵縣獲白雀一頭

二年四月白雀集郢州府館

五月白雀見會稽永興縣

永明元年五月郢州丁坡屯獲白雀一頭

三年七月安城王勗第獲白雀一頭

九月南郡江陵縣獲白雀一頭

四月七日白雀見臨汝縣

七年六月鹽官縣獲白雀一頭

八年天門臨澧縣獲白雀一頭

九年七月吳郡錢塘縣獲白雀一頭

八月豫州獲白雀一頭

十年五月齊郡獲白雀一頭

建元元年五月白鳥見巴郡

永明四年三月三足鳥巢南安中陶縣庭

八年四月陽羨縣獲白鳥一頭

隆昌元年四月陽羨縣獲白鳥一頭

建元二年江陵縣獲白鼠一頭

永明六年白鼠見芳林園

十年九月義陽郡獲白鼠一頭

永明四年丹陽縣獲白兔一頭

昇明元年六月慶雲見益都

建元元年世祖拜皇太子日有慶雲在日邊

三年華林園醴泉堂東忽有瑞雲周圍十許丈高下與景雲樓平
五色藻密光彩映山徘徊良久行轉南行過長船入華池

昇明二年宣城臨成縣於藉山獲紫芝一枝

永明八年五月陽城縣獲紫芝一株

隆昌元年正月襄陽縣獲紫芝一莖

昇明二年四月昌國縣徐萬年門下棠樹連理

九月豫州萬歲淵廣數丈有樹連理隔澗騰枝相通越壑跨水為

一幹

建元二年九月右司奏上虞縣楓樹連理兩根相去九尺雙株均

聳去地九尺合成一幹

故障縣楓樹連理兩株相去七尺大八圍去地一丈仍相合為樹

混如一木

山陽縣界若邪村有一槐木合為連理

淮陰縣建業寺甜樹連理

建康縣梨樹耀一作耀五圍連理六枝

永明元年五月木連理生安成新喻縣又南梁陳縣閏月璿明

殿外閣南槐樹連理

八月鹽官縣內樂村木連理

二年七月烏程縣陳文則家榿樹連理

七月新治縣槐栗二木合生異根連理去地數尺中央小開上復

為一

三年正月安城縣榆樹二株連理

二月安陽縣梓樹連理

九月句陽縣之穀山榿樹連理異根雙挺共杪為一

十二月永寧左郡楠木連理

四年二月秣陵縣高天明園中李樹連理生高三尺五寸兩枝別生復高三尺合為一幹

五年正月秣陵縣華僧秀園中四樹連理

六年四月江寧縣北界賴鄉齊平里三成邏門外路東太常蕭惠基園棧樹二株連理其高相去二尺南大北小小者傾柯南附合為一樹枝葉繁茂固密如蓋

七年江寧縣李樹二株連理兩根相去一丈五尺

八年巴陵郡樹連理四株

三月武陵白沙戍槐木連理相去五尺俱高三尺東西二枝合而通柯

十二月柴桑縣陶委天家樹連理

永明五年山陰縣孔廣家園檉樹十二層會稽太守隨王子隆獻之種芳林園鳳光殿西

九年秣陵縣鬪場里安明寺有古樹衆僧改架屋宇伐以為薪割樹木裏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始興郡本無欒樹調味有闕世祖在郡堂屋後忽生一株

昇明二年十月甘露降建康縣

十一月甘露降長山縣

十二月甘露降彭山松樹至九月止

建元元年九月甘露降淮南郡桃石榴二樹有司奏甘露降新汲縣王安世園樹

永明二年四月甘露降南郡桐樹

四年二月甘露降臨湘縣李樹

三月甘露降南郡桐樹

四月甘露降睢陽縣桃樹

五年四月甘露降荊州府中閣外桐樹

六年甘露降芳林園故山堂桐樹

九年八月甘露降上定林寺佛堂庭中天如雨遍地如雪其氣芳其味甘耀日舞風至晡乃止爾後頻降鍾山松樹四十餘日乃止

十月甘露降大安陵樹

中興二年三月甘露降茅山瀰漫數里

元徽四年三月醴泉出昌國白鹿山其味甚甘

永明元年正月新蔡郡固始縣獲嘉禾一莖五穗

八月新蔡縣獲嘉禾二莖九穗一莖七穗

十一月固始縣獲嘉禾一莖九穗

二年八月梁郡睢陽縣界野田中獲嘉禾一莖二十三穗

五年九月莒縣獲嘉禾一株

十年六月海陵齊昌縣獲嘉禾一莖六穗

十一年九月睢陽縣田中獲嘉禾一株

昇明二年九月建寧縣建昌村民採藥於萬歲山忽聞澗中有異響得銅鍾一枚長二尺一寸邊有古字

建元元年十月涪陵郡蠻民田健所住巖間常留雲氣有聲響徹若龍吟求之積歲莫有見者去四月二十七日巖數里夜忽有雙光至明往獲古鍾一枚又有一器名淳于蠻人以為神物奉祠之永明四年四月東昌縣山自比歲以來恒發異響去二月十五日有一巖禿落縣民方元泰往視於巖下得古鍾一枚

五年三月豫寧縣長崗山獲神鍾一枚

九年十一月寧蜀廣漢縣田所墾地入尺四寸獲古鍾一枚形高三尺八寸圍四尺七寸縣柄長一尺二寸合高五尺四面各九孔更於陶所瓦間見有白光窺尋無物自後夜夜輒復有光既經旬日村民張慶宣瓦作屋又於屋間見光照內外慶宣疑之以告孔休先乃共發視獲玉璽一鈕壁方八分上有鼻文曰帝真曲阿縣民黃慶宅左有園園東南廣袤四丈每種菜輒鮮異雖加採拔隨復更生夜中恒有白光皎質屬天狀似縣絹私疑非常請師卜候道士傅德占使掘之深三尺獲玉印一鈕文曰長承萬福

永明二年正月冠軍將軍周普孫於石頭北廂將堂見地有異光照城堞往獲玉璽一鈕方七分文曰明玄君

十一月虜國民齊祥歸入靈丘關聞殷然有聲仰視之見山側有紫氣如雲衆鳥回翔其間祥往氣所獲璽方寸四分獸鈕文曰坤

維聖帝永昌送與虜太后師道人惠度欲獻虜主惠度覩其文竊謂當今衣冠正朔在於齊國遂附道人惠藏送京師因羽林監崔士亮獻之

三年七月始興郡民龔玄宣云去年二月忽有一道人乞食因探懷中出篆書真經一卷六紙又表北極一紙又移付羅漢居士一紙云從堯率天宮下使送上天子因失道人所在今年正月玄宣又稱神人授皇帝璽龜形長五寸廣二寸厚二寸五分上有天地字中央蕭字下萬世字

十年蘭陵民齊伯生於六合山獲金璽一鈕文曰年予主

世祖治盆城得五尺刀一十口永明年曆之數

昇明三年左里村人於宮亭湖得鞞戟二枚傍有古字文遠不可識

泰始中世祖於青溪宅得錢一枚文有北斗七星雙節又有人形帶劍及治盆城又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

永明七年齊興太守劉元寶治郡城於塹中獲錢百萬形極大以獻臺為瑞世祖班賜朝臣以下各有差

十年齊安郡民王攝掘地得四文大錢一萬二千七百十枚品製如一

建元元年郢州監利縣天井湖水色忽澄清出綿百姓採以為纈

永明二年護軍府門外桑樹一株並有蠶絲綿被枝莖

史臣案漢光武時有野蠶成繭百姓得以成衣服今則浮波幕樹其亦此之類乎

永明八年始興郡昌樂村獲白鳩一頭

二年彭澤縣獲白雉一頭

七年鬱林獲白雉一頭

十年青州涇液戍獲白雉一頭

五年望蔡縣獲白鹿一頭

九年臨湘獲白鹿一頭

六年蒲儔縣亮野村獲白麀一頭

七年荊州獲白麀一頭

八年餘干縣獲白麀一頭

九年義陽安昌縣獲白麀一頭

十年司州清激戍獲白麀一頭

十一年廣陵海陵縣獲白麀一頭

七年越州獻白珠自然作思惟佛像長三寸上起禪靈寺置刹下

七年吳郡太守江敦於錢塘縣獲蒼玉璧一枚以獻

七年主書朱靈讓於浙江得靈石十人舉乃起在水深三尺而浮

世祖親投於天淵池試之刻為佛像

二年順宋本諱作從陽丹水縣山下得古鼎一枚

三年越州南高涼俚人海中網魚獲銅獸一頭銘曰作寶鼎齊臣

萬年子孫承寶

贊曰天隆地出星九先吉造物百品詳之載述

南齊書卷十八 志第十終

齊書卷十八 志第十終

南齊書卷十九

齊書卷十九

志第十一

五行

木傳曰東方易經地上之木為觀故木於人威儀容貌也木者春
生氣之始農之本也無奪農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無
貪欲之謀則木氣從如人君失威儀逆木行田獵馳騁不反宮室
飲食沈湎不顧禮制出入無度多發徭役以奪民時作為姦詐以
奪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以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故曰木不
曲直宋泰豫元年京師祇垣寺皂莢樹枯死昇明末忽更生花葉
京房易傳曰樹枯冬生不出二年國喪君子亡其占同宋氏禪位
建元元年朱醫舩華表柱生枝葉
建元初李子生毛

二年武陵沅頭都尉治有桑樹方冬生葉京房易傳曰木冬生花
天下有喪其占同後二年宮車晏駕

四年巴州城西鼓樓脚栢柱數百年忽生花

永明六年后子岡栢木長二尺四寸廣四寸半化為石時車駕數
遊幸應本傳不失其性也

永明中大桁一船無故自沈艚中無水

隆昌元年廬陵王子卿齋屋梁柱際無故出血

建武初始安王遙光治廟截東安寺屋以直廟垣截梁水出如淚
貌傳曰失威儀之制怠慢驕恣謂之狂則不肅矣下不敬則上無
威天下既不敬又肆其驕恣肆之則不從夫不敬其君不從其政
則陰氣勝故曰厥罰常雨

永明八年四月己巳起陰雨晝或暫晴夜時見星月連雨積霖至

十七日乃止

十一年四月辛巳朔至三月戊寅而其間暫時晴從四月一日
又陰雨晝或見日夜乍見月回復陰雨至七月乃止

永泰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雨至永元元年五月二十一日乃晴
京房易曰冬雨天下饑春雨有小丘八時虜寇雍州餘應本傳

傳曰大雨雪猶以徵之常雨也然若甚焉雨陰大雨雪者陰之畜
積甚也一曰與大水同象曰攻為雷

建元二年閏月己丑雨雪

三年十一月雨雪或陰或晦八十餘日至四年二月乃止

傳曰雷於天地為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之出入故雷出萬物出
雷入萬物入夫雷者人君之象入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
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冬三

月雷無出者者是陽不閉陰則出涉厄難而害萬物也

建元元年十月十午夜電光因雷鳴

十月庚戌電光有頃雷鳴久而止

永明五年正月戊申夜西北雷聲

六年十月甲申夜陰細雨始聞雷鳴於西北上

七年正月甲子夜陰雷鳴西南坤宮隆隆一聲而止

八年正月庚戌夜雷起坎宮水門其音隆隆一聲而止

九年二月丙子西北有電光因聞雷聲隆隆仍續十聲而止

十年二月庚戌夜南方有電光因聞雷聲隆隆相續丁亥止

十年庚子雷電起西北

十一月丁丑西南有光因聞雷聲隱隱再聲而止西南坤宮

十二月甲申陰雨有電光因聞西南及西北上雷聲隆隆三聲

丙申夜聞西北上雷頻續二聲

辛亥雷雨

傳曰雨雹君臣之象也陽之氣專為雹陰之氣專為霰陽專而陰勝之陰盛而陽薄之雹者陰薄陽之象也霰者陽協陰之符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蝕也

建元四年五月戊午朔雹

永明元年九月乙丑雹落大如蒜子須臾乃止

十一年四月辛亥雹落大如蒜子須臾滅

貌傳又曰上失節而往下怠慢而不敬上下失道輕法侵制不顧君上因以薦饑貌氣毀故有雜飢一曰水歲難多死及為怪亦是也上下不相信大臣姦宄民為寇盜故曰厥極惡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輕剽奇怪之服故曰時則

有服妖

永明中宮內服用射獵錦文爲騎射兵戈之象至建武初虜大爲寇

永明中蕭湛開博風帽後裙之製爲破後帽世祖崩後湛建廢立誅滅諸王

永明末民間製倚勸帽及海陵廢明帝之立勸進之事倚立可待也

建武中帽裙覆頂東昏時以爲褻應在下而今在上不祥斷之羣下反上之象也

永元中東昏侯自造遊宴之服綴以花采錦繡難得詳也羣小又造四種帽帽因勢爲名一曰山鵲歸林者詩云鵲巢夫人之德東昏寵嬖淫亂故鵲歸其林藪二曰兔子度坑天意言天下將有逐

兔之事也三曰反縛黃離嘯黃口小鳥也反縛面縛之應也四曰

鳳皇度三橋鳳皇者嘉瑞三橋梁王宅處也

貌傳又曰危亂端見則天地之異生木者青故曰青眚爲惡祥凡貌傷者金沴木木沴金衝氣相通

延興元年海陵王初立文惠太子冢上有物如人長數丈青色直上天有聲如雷

火南方揚光輝出炎熿爲明者也人君向明而治蓋取其象以知人爲分讒佞旣遠羣賢在位則爲明而火氣從矣人君疑惑棄法律不誅讒邪則讒口行內開骨肉外疎忠臣至殺世子逐功臣以妾爲妻則火失其性上災宗廟下災府榭內燬本朝外燬闕觀雖興師衆不能救也

永明三年正月甲夜西北有野火光上生精西北有四東北有一

竝長七八尺黃赤色

三月庚午丙夜北面有野火光上生精長六尺戊夜又有一枚長五尺竝黃赤色

四年正月丁亥夜有火精三處

閏月丁巳夜有火精四所

十二月辛酉夜東南有野火精二枚

五年十二月丙寅夜西北有野火火上生精一枚長三尺黃白色

六年十一月戊申夜西南及北三面有野火火上生精九枚竝長

二尺黃赤色

九年二月丙寅甲夜北面有野火火上生精二枚西北又一枚竝長三尺須臾消

永元二年八月宮內火燒西齋璿儀殿及昭陽顯陽等殿北至華

林牆西及秘閣北屋三千餘間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

宮祕閣與春秋宣榭火同天意若曰既無紀綱何用典文爲也

二年冬京師民間相驚云當行火災南岸人家徃徃於籬間得布火纏者云公家以此禳之

三年正月豫章郡天火燒三千餘家京房易占曰天火下燒民屋是謂亂治殺兵作是年臺軍與義師偏衆相攻於南江諸郡

三年二月乾和殿西廂火燒屋三十間是時西齋旣火帝徙居東齋高宗所任殿也而燒宮占同

傳又曰犯上者不葬則草犯霜而不死或殺不以時事在殺生失柄故曰草妖也一曰草妖者失衆之象也

永元中御刀黃文遠家齋前種昌蒲忽生花光影照壁成五采其兒見之餘人不見也少時文濟被殺

劉歆視傳有羽蟲之孽謂雞禍也班固案易雞屬巽今以羽蟲之孽類是也依歆說附視傳云

建武二年有大鳥集建安形如水犢子其年郡大水

三年大鳥集東陽郡太守沈約表云鳥身備五采赤色居多案樂緯叶圖徵云焦明鳥質赤至則水之感也

永明二年四月鳥巢內殿東鴟尾

三年大鳥集會稽上虞其年縣大水

傳曰維水沴火又曰赤皆赤祥

建武四年王晏子德元所居帷屏無故有血灑之少日而散晏尋被誅思心傳曰心者土之象也思心不睿其過在瞽亂失紀風於陽則為陰於陰則為大臣之象專恣而氣盛故罰常風心五事主猶土為五行主也一曰陰陽相薄偏氣陽多為風其甚也常風陰氣多

者陰而不雨其甚也常陰一曰風宵起而晝晦以應常陰同象也

建元元年十一月庚戌風夜暴起雲雷合冥從戌亥上來

四年十一月甲寅酉時風起小駛至二更雪落風轉浪津

永明四年二月丙寅巳時風迅急

十一月巳丑戌時風迅急從西北戌亥上來

五年五月乙酉子時風迅急從西北戌亥上來

七年正月丁卯陽徵陰賊之日時加子風起迅急從北方子丑上來

來暴疾浪津寅時止

八年六月乙酉加子時風起迅急暴疾浪津發屋折木塵沙從西

南未上來因雷雨須臾風微雨止

九年七月甲寅陽羽廉貞之日時加亥風起迅急從東方暴疾彭

勃浪津至乙卯陰賊時漸微各羽動羽

九月乙丑時加未雷驟雨風起迅急暴疾浪津從西北戌上來
十月壬辰陽羽姦邪之日時加丑風起從北方子丑上來暴疾浪
津迅急塵埃五日寅時漸微名羽動宮

十年正月辛巳陽商寬大之日時加寅風從西北上來暴疾浪津
迅急揚沙折木酉時止

二月甲辰陽徵姦邪之日時加辰風起迅急從西北亥上來暴疾
彭勃浪津至酉時止

三月丁酉陽徵廉貞之日時加未風從北方子丑上來迅急暴疾
浪津戌時止

七月庚申陰角貪狼之日時加午風從東北丑上來迅急浪津至
辛酉巳時漸微

十一年二月庚寅陽角廉貞之日時加亥風從西北亥上來迅急

浪津丑時漸微爲角動角

七月甲寅陽羽廉貞之日時加巳風從東北寅上來迅疾浪津發
屋折木戌夜漸微爲羽動徵

巳巳陽角寬大之日時加未風從戌上來暴疾良久止爲角動商
及宮

凡時無專恣疑是陰陽相薄

建昌元年三月乙酉未時風起浪津暴急從北方上來應本傳
亂

建武二年三年四年每秋七月八月輒大風三吳尤甚發屋折木
殺人京房占獄吏暴風害人時帝嚴刻

永元元年七月十二日大風京師十圍樹及官府居民屋皆拔倒
應本傳

傳又曰山之於地君之象也山崩君權損京陵易處世將變也陵轉為澤貴將為賤也

建元二年夏廬陵石陽縣長溪水衝激山麓崩長六七丈下得柱千餘口皆十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頭題有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儉云江東不開隸書此秦漢時柱也後年宮車晏駕世變之象也

永明二年秋始興曲江縣山崩壅底溪水成陂京房占山崩人主惡之

傳又曰雷電所擊葢所感也皆思心有尤之所致也

建元二年閏六月丙戌戊戌夜震電

四年五月五日雲霧闇都雷震于樂遊安昌殿電火焚蕩盡

永明八年四月六日雷震會稽山陰恒山保林寺刹上四破電火

燒塔下佛面窗戶不異也

永明中震東宮南門無所傷毀殺食官一人

十一年三月震于東齋棟崩左右密欲治繕竟陵王子良曰此豈可治留之志吾過且旌天之愛我也明年子良薨

傳又曰土氣亂者木金水火亂之

建武二年二月丁巳地震

永元元年七月地日夜十八震

九月十五日地五震

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其於王事兵戎戰伐之道也王者興師動衆建立旗鼓仗旄把鉞以誅殘賊止暴亂殺伐應義則金氣從工冶鑄化革形成器也人君樂侵陵好攻戰貪城邑輕百姓之命人民不安內外騷動則金失其性益冶鑄不化水滯固堅

故曰金不從革又曰維木沴金

建武四年明帝出舊宮送豫章王第二女綏安主降嬪還上輦輦上金翅無故自折落地

言傳曰言易之道西方曰兌爲口人君過差無度刑法不一斂從其重或有師旅炕陽之節若動衆勞民是言不從人君既失衆政令不從孤陽持治下畏君之重刑陽氣勝則旱象至故曰厥罰常陽也

建元三年大旱時有虜寇

永明三年大旱明年唐寓之起

建武二年大旱時虜寇方盛皆動衆之應也

言傳曰下既悲苦君上之行又畏嚴刑而不敢正言則必先發於歌謠歌謠口事也口氣逆則惡言或有怪謠焉

宋泰始既失彭城江南始傳種消梨先時所無百姓爭欲種植識者曰當有姓蕭而來者十餘年齊受禪

元徽中童謠曰襄陽白銅蹄郎殺荊州兒後沈攸之反雍州刺史張敬兒襲江陵殺沈攸之子元琰等

永明元年元日有小人發白虎樽既醉與筆扎不知所道直云憶高帝救原其罪

世祖起青溪舊宮時人反之曰舊宮者窮廐也及上崩後宮人出居之

永明初百姓歌曰白馬向城啼欲得城邊艸後句閒云陶郎來白者金色馬者兵事三年妖賊唐寓之起言唐來夢也

世祖起禪靈寺初成百姓縱觀或曰禪者授也靈非美名所授必不得其人後太孫立見廢也

永明中宮內坐起御食之外皆爲客食世祖以客非家人名改呼爲別食時人以爲分別之象少時上晏駕

文惠太子在東宮作兩頭織織詩後句云磊磊落落玉山崩自此長王宰相相繼薨祖二宮晏駕

文惠太子作七言詩後句輒云愁和諦後果有和帝禪位

永明中虜中童謠云黑水流北赤火入齊尋而京師人家忽生火赤於常火熱小微貴賤爭取以治病法以此火炙桃板七炷七日皆差救禁之不能斷京師有病瘦者以火炙數日而差隣人笑曰病偶自差豈火能爲此人便覺頤間癢明日瘦還如故後梁以火德興

文惠太子起東田時人反云後必有顛董果由太孫失位

齊宋以來民間語云擾攘建武上明帝初誅害蕃戚京師危駭

永元元年童謠曰洋洋千里流流娶東城頭烏馬烏皮袴三更相告訴脚踏不得起誤殺老姥子千里流者江柘也東城遙光也遙光夜舉事垣歷生者烏皮袴褶奔往之跛脚亦遙光老姥子孝字之象徐孝嗣也

永元中童謠云野豬雖嗥嗥馬子空閭渠不知龍與虎飲食江南墟七九六十三廣莫人無餘烏集傳舍頭今汝得寬休但看三八後摧折景陽樓識者解云陳顯達鳩豬崔慧景屬馬非也東昏侯屬豬馬子未詳梁王屬龍蕭穎士屬虎崔慧景攻臺頓廣木莫死時年六十五烏集傳舍卽所謂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三八二十四起建元元年至中興二年二十四年也摧折景陽樓亦高臺傾之意也言天下將去乃得休息也齊宋之際民間語云和起言以和顏而爲變起也後和帝立

崔慧景圍臺城有一五色幡飛翔在雲中半日乃不見衆皆驚怪相謂曰幡者事尋常翻覆也數日而慧景敗言傳曰言氣傷則民多口舌故有口舌之病金者曰故有白首若有白爲惡祥

宋昇明二年颯風起建康縣南塘里吹帛一匹入雲風止下御路紀僧真啟太祖當宋氏禪者其有匹夫居之水北方冬藏萬物氣至陰也宗廟祭祀之象死者精神放越不反故爲之廟以收其散爲之貌以收其魂神而孝子得盡禮焉敬之至則神歆之此則至陰之氣從則水氣從溝瀆隨而流去不爲民害矣人君不禱祀簡宗廟廢祭祀逆天時則霧水暴出川水逆溢壞邑軼鄉沈溺民人故曰水不潤下

建元二年吳興義興三郡大水

二年夏丹陽吳二郡大水

四年大水

永明五年夏吳興義興水雨傷稼

六年吳興義興二郡大水

建武二年冬吳晉陵二郡水雨傷稼

永元元年七月濤入石頭漂殺緣淮居民應本傳荊州城內有沙池常漏水蕭穎胄爲長史水乃不漏及穎胄亡乃復竭

傳曰極陰氣動故有魚孽魚孽者常寒罰之符也

永明九年鹽官縣石浦有海魚乘潮來水退不得去長三十餘丈黑色無鱗未死有聲如牛土人呼爲海燕取其肉食之

永元元年四月有大魚十二頭入會稽上虞江大者近二十餘丈小者十餘丈一入山陰稱浦一入永興江皆暘岸側百姓取食之

聽傳曰不聽之象見則妖生於耳以類相動故曰有鼓妖也一曰
聲屬鼓妖

永明元年十一月癸卯夜天東北有聲至戊夜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其咎在霧亂失聽故厥咎霧思心之咎
亦霧天者正萬物之始王者正萬事之始失中則害天氣類相動
也天者轉於下而運於上雲者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動則其象
應故厥罰常陰王者失中臣下盛強而蔽君明則雲陰亦衆多而
蔽天光也

建元四年十月丙午日入後土霧勃勃如火烟

永明二年十一月己亥四面上霧入人眼鼻至辛丑止

二年十一月丙子日出後及日入後四面土霧勃勃如火烟

六年十一月庚戌丙夜土霧竟入昏塞濃厚至六日未時小開到

甲夜仍後濃密勃勃如火烟辛慘入人眼鼻

八年十月壬申夜土霧竟天濃厚勃勃如火烟氣入人眼鼻至九

日辰時開除

九年十月丙辰晝夜恒昏霧勃勃如火烟其氣辛慘入人眼鼻兼
日色赤黃至四日甲夜開除

十年正月辛酉酉初四面土霧勃勃如火烟其氣辛慘入人眼鼻
傳曰易曰乾為馬逆天氣馬多死故曰有馬禍一曰馬者兵象也
將有寇亡之事故馬為怪

建昌四年王晏出至草市馬驚走鼓步從車而歸十餘日晏誅
建武中南岸有一蘭馬走逐路止女子女子窘急走入人家牀下
避之馬終不置發牀食女子股脚間肉都盡禁司以聞敕殺此馬
是後頻有寇賊

京房易傳曰生子二臂以上民謀其主三手以上臣謀其主二口已上國見驚以兵三耳已上是謂多聽國事無定二鼻以上國主久病三足三臂已上天下有兵其類甚多蓋以象占之

永明五年吳興東遷民吳休之家女人雙生二兒胷以下齊以上合

京房易傳曰野獸入邑其邑大虛又曰野獸無故入邑朝廷門及官府中者邑逆且虛

永明中南海王子罕為南兗州刺史有聲入廣陵城投井而死又有象至廣陵是後刺史安陸王子敬於鎮被害

建武四年春常郊治圓丘宿設已畢夜虎攫傷人

建武中有鹿入景皇寢廟皆為上崩及禪代也凡無占者皆為不應本傳

贊曰水怪夔魍火為水妃土實載物金作明威形聲異迹影響同歸皆由象應莫不類推

六官皆號漢魏以來因襲增置世不同矣建元元年有司奏
婦夫人貴人為三夫人修華修儀修容淑妃淑媛淑儀淑容
華為九嬪美人中才人采女為散職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
並加金紫紫綬佩于前其後世以九嬪以淑為淵淵之類
亞后之名並同貴妃以此三兩夫人之說不殊晉國降淑媛
九卿七年復置昭容位在九嬪建元三年太子宮置三內嬪
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尉馬都尉
言孝陳皇后禮道正臨淮東陽人魏司徒陳
后少家

已上國見驚以兵三耳已上是謂多聽國事...
久病三足三臂已上天下有兵其類甚多...
永明五年吳興東遷民吳休之家女人健生二兒...
合
京房易傳曰野獸入邑其邑大虛又曰野獸無故入邑...
宮府中首邑逆且虛

鷓鴣皆由寒熱莫不...
贊曰木至蕪...
鷓鴣皆由寒熱莫不...
贊曰木至蕪...

南齊書卷二十

列傳第一

皇后

六宮位號漢魏以來因襲增置世不同矣建元元年有司奏置貴
嬪夫人貴人爲三夫人修華修儀修容淑妃淑媛淑儀婕妤容華充
華爲九嬪美人中才人爲散職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
竝加金章紫綬佩于寶玉淑妃舊擬九棘以淑爲溫恭之稱妃爲
亞后之名進同貴妃以比三司夫人之號不殊蕃國降淑媛以比
九卿七年復置昭容位在九嬪建元三年太子宮置三內職良娣
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駙馬都尉
宣孝陳皇后諱道正宋本臨淮東陽人魏司徒陳矯後父肇之郡孝廉
后少家貧勤織作家人矜其勞或止之后終不改嫁于宣帝庶生

西川北鳳崗
氏廟而開曲

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后生太祖太祖年二歲乳人之乳
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大出異而說之寔從任一作在外
后留家治事教子孫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也后歎
曰我三兒誰當應之呼太祖小字曰正應具汝耳宣帝殂後后親
自執勤婢使有過誤怨尚也太祖雖從官而家業本貧為建康
今時高宗等冬月猶無繚續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兼肉曰於我
過足矣殂于縣舍年七十三昇明三年追贈竟陵公國太夫人蜜
印畫青綬祠以太平建元元年追尊孝皇后贈外祖父肇之金紫
光祿大夫謚曰敬侯后母胡氏為永昌縣靖君

高昭劉皇后諱智容廣陵人也祖玄之父壽之竝員外郎后母桓
氏夢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以告壽之壽之曰恨非是男桓
曰雖女亦足興家矣每宋本寢臥家人常見上如有雲氣焉年十餘

歲歸太祖嚴正有禮法家庭肅然宋泰豫元年殂年五十歸葬宣
帝墓側今泰安陵也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鋪有白兔跳起尋之
不得及墳成兔還栖其上昇明二年贈竟陵公國夫人三年贈齊
國妃印綬如太妃建元元年尊謚昭皇后三年贈后父金紫光祿
大夫母桓氏上都鄉君壽之子興道司徒屬文蔚豫章內史義微
光祿大夫義倫通直郎

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朴之給事中父璣之左軍
參軍后少與豫章王妃庾氏為姊妹庾氏勸女工奉事太祖昭后
恭謹不倦后不能及故不為舅姑所重世祖家好亦薄焉性剛嚴
竟陵王子良妃袁氏布衣時有過后加訓罰昇明二年為齊世子
妃建元元年為皇太子妃三年后薨謚穆妃葬休安陵世祖即位
追尊皇后贈璣之金紫光祿大夫后母檀氏餘杭廣昌鄉元君舊

顯陽昭陽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永明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妃居昭陽殿東寵姬荀昭華居鳳華栢殿宮內御所居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乾光殿東西頭置鐘磬兩相皆冥樂處也上數遊幸諸苑園載宮人從後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宮人聞鐘聲早起裝飾至今此鐘唯應五鼓及三鼓也車駕數幸琅邪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鷄始鳴吳郡韓蘭宋本英婦人有文辭宋孝武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宮明帝世用爲宮中職僚世祖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

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祖韶之吳興太守父曄之太宰祭酒宋世太祖爲文惠太子納后桂陽賊至太祖在新亭傳言已沒宅復爲人所抄掠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奉穆后庾妃及后

挺身送后兄昺之家事平乃出建元元年爲南郡王妃四年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爲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居宋本帷陳設故舊釵鑷十餘枚永明十一年爲皇太孫太妃鬱林卽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贈后父金紫光祿大夫母桓氏豐安縣君其年十二月備法駕謁太廟高宗卽位出居鄱陽王故第爲宣德宮永元三年梁王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天監十一年薨年五十八葬崇安陵謚曰安后兄晃義興太守

鬱林王何妃名婧英廬江潯人撫軍將軍戢之女也永明二年納爲南郡王妃十一年爲皇太孫妃鬱林王卽位爲皇后嫡母劉氏爲高昌縣都鄉君所生母宋氏爲餘杭廣昌鄉君將拜鏡在牀無故墮地其冬與太后同日謁太廟后稟性淫亂爲妃時便與外人奸通在後宮復通帝左右楊珉之與同寢處如伉儷珉之又與帝

相愛襲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賞賜人百數十萬以世祖耀靈殿處后家屬帝被廢后貶為王妃

海陵王王妃名韶明琅邪臨沂人太常慈女也永明八年納為臨汝公夫人鬱林卽位為新安王妃延興元年為皇后其年降為海陵王妃

明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光祿大夫道弘孫也太祖為高宗納之建元三年除西昌侯夫人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延興元年贈宣城王妃高宗卽位追尊為敬皇后贈父通直郎景猷金紫光祿大夫母王氏平陽鄉君永泰元年高宗崩改葬祔于興安陵東昏褚皇后名令璩河南陽翟人太常澄女也建武二年納為皇太子妃明年謁敬后廟東昏卽位為皇后帝寵潘妃后不被遇黃淑儀生太子誦東昏廢並為庶人

和帝王皇后名薜華琅邪臨沂人太尉儉孫也初為隨王妃中興元年為皇后帝禪位后降為妃

史臣曰后妃之德著自風謠義起閨房而道化天下縹盆獻種罔非耕織佩管晨興與子同事可以光熙閭業作儷公侯孝昭二后竝有賢明之訓不得母臨萬國寶命方昌椒廷虛位有婦人焉空慕周興禎符顯瑞徒萃徽名若使掖作同休陰教遠燮則馬鄧風流復存乎此太祖創命宮禁貶約毀宋明之紫極革前代之踰者衣不文繡色無紅邪永巷貧空有同素室世祖嗣位運籍休平壽昌前興鳳華晚構香栢文檉花梁繡柱雕金鏤寶頗用房帷趙瑟吳趨承閑奏曲歲費傍恩足使充物事由私蓄無損國儲高宗仗數矯情外行儉陋內奉宮業曾莫云改東昏喪道侈風大扇銷糜海內以瞻浮飾哲婦傾城同符殷夏嗚呼所以垂戒於方來

贊曰宣武孝則識有先知高昭誕武世載母儀裴穆儲闡位亦從
隲明敬典冊配在宗枝秋官亦遠軒景前虧文安廢主百憂已離
中興秉制揖讓弘規

南齊書卷二十 列傳第一 終

西川中鳳節
氏蘭南南

南齊書卷二十一

西川中鳳節
氏蘭南南

列傳第二

文惠太子

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世祖長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太子爲
太祖所愛姿容豐潤小字白澤宋元徽末隨世祖在郢世祖還鎮
益城拒沈攸之使太子勞接將帥親侍軍旅除秘書郎不拜授輔
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王簿事寧世祖遣太子還都太祖方創霸
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齊令通文武賓
客勅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
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宋本無已上一十六字時時履行轉秘書丞以與宣
帝諱同不就改除中書郎遷黃門侍郎未拜昇明三年太祖將受
禪世祖已還京師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出太子爲持節

都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建元元年封南郡王邑二千戶江左未有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進號征虜將軍先是梁州刺史范相年誘降晉壽亡命李烏奴討平氏賊楊城蘇道熾等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相年遣將陰廣宗領軍出魏興聲援京師而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烏奴勸相年據漢中不受命相年計不決玄邈已至相年進回魏興不肯下太子愿其為變乃遣說相年許啓為府長史相年乃進襄陽因執誅之相年梓潼人徙居華陽世為上豪知名州里宋泰始中氏寇斷晉壽道相年以倉部郎假節領數百人慰勞通路自益州道報命除晉壽太守討平氏賊遂為梁州相年彊立善言事以應對為宋明帝所知既被誅巴西太守柳引稱啓太祖勅答曰相年幸可不爾為之恨恨時襄陽有盜發古塚者相傳

云是楚王塚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日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是時州遣按驗頗得遺物故有同異之論會北虜南侵上慮當出樊沔二年徵為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陽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葬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為此三人為主喪也今鸞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經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容相干宜以衰幘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為可安解侍中上以太子哀疾不宜居石頭山障移鎮西

州四年遷使侍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世祖卽位爲皇太子初太祖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爲口實旣正位東儲善立名尚禮接文士畜養武人皆親近左右布在省闈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以撻句令太僕周顛撰爲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曰曲禮云無不敬尋下之奉上可以盡禮上之接下慈而非敬今總同敬名將不爲昧儉曰鄭玄云禮主於敬便當是尊卑所同太子曰若如來通則忠惠可以一名孝慈不須別稱儉曰尊卑號稱不可悉同愛敬之名有時相次忠惠之異誠以聖旨孝慈互舉竊有徵據禮云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此則其義太子曰資敬奉君資愛事親兼此二塗嗟仁一極今乃移敬接下豈復在三之義儉曰資敬奉君必同至極以敬事下不慢而已太子曰敬名雖同

深淺旣異而文無差別彌復增疑儉曰繁文不可備設略言深淺已見傳云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經典明文互相起發太子問金紫光祿大夫張緒緒曰愚謂恭敬是立身之本尊卑所以竝同太子曰敬雖立身之本要非接下之稱尚書云惠鮮鰥寡何不言恭敬鰥寡邪緒曰今別言之居然有恭惠之殊總開記首所以共同斯稱竟陵王子良曰禮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謂非嫌太子曰本不謂有嫌正欲使言與事符輕重有別耳臨川王暎曰先舉必敬以明大體尊卑事數備列後章亦當不以總略而礙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十一人竝以筆對太子問王儉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相主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動爲德故言帝出震太子曰天以運動爲德君自體天居位震雷爲象豈體天所出儉

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萬物出乎震故亦帝所與焉儉
又諮太子曰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夫孝理弘深大賢方盡其致何
故不授顏子而寄曾生太子曰曾生雖德慙體二而色養盡禮去
物尚近接引非隔弘宣規教義在於此儉曰接引非隔弘宣雖易
去聖轉遠其事彌輕既云人能弘道將恐人輕道廢太子曰理既
有在不容以人廢言而況中賢之才弘上聖之教寧有壅塞之嫌
臨川王暎諮曰孝爲德本常是所疑德施萬善孝由天性自然之
理豈因積習太子曰不因積習而至所以可爲德本暎曰率由斯
至不俟明德大孝榮親衆德光備以此而言豈得爲本太子曰孝
有深淺德有大小因其分而爲本何所稍疑太子以長年臨學亦
前代未有也明年上將訊丹楊所領囚及南北二百里內獄詔曰
獄訟之重政化所先太子立年作貳宜時詳覽此訊事委以親決

太子乃於玄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游宴
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
疾館以養窮民風韻甚和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
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墅等其中樓觀塔宇多聚奇石妙
極山水慮上宮望見乃傍門列修竹內施高郭造游牆數百間施
諸機巧宜須部職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善製珍玩之物
織孔雀毛爲裘光彩金翠過於雉頭矣以晉明帝爲太子時立西
池乃啓世祖引前例求東出起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
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役築宮城苑巷制度之盛觀者傾京師
上性雖嚴多布耳目太子所爲無敢啓者後上幸豫章王宅還過
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
懼皆藏匿之由是見責太子素多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邀

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誰咫尺宮禁而上終不知十年豫章王薨
薨太子見上友于既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春正月太
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曰臣地屬元良業微三善光
道樹風於焉蓋闕晨宵恐懼有若臨淵攝生外和構離痾疾大漸
惟幾顧陰待謝守器難永視膳長違仰戀慈顏內懷感哽竊惟死
生定分理不足悲伏願割無已之悼損既往之傷寶衛聖躬同休
七百臣雖沒九泉無所遺恨時年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
宮得參政事內外百司咸謂且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焉上幸東
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之服謚曰文惠葬崇安陵世祖履行東
宮見太子服翫過制大怒勅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爲崇虛
館鬱林立追尊爲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內懷惡明帝密謂竟陵
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

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史臣曰上古之世父不哭子壽夭悠悠尚嗟恒事況夫正體東儲
方樹年德重基累葉載茂皇家守器之君已知耕稼温文二字末本缺其美
交弘盛迹武運將終先期夙殞傳之幼少以速顛危推此而論亦
有冥數矣

贊曰二象垂則三星麗天樹嫡惟長義匪求賢方爲守器植命不
延

南齊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三

豫章文獻王

豫章文獻王疑字宣儼太祖第二子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太祖
 特鍾愛焉起家為太學博士長城令入為尚書左民郎錢塘令太
 祖破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為進壽縣侯徐通直散騎侍郎
 以偏憂去官桂陽之役太祖出頓新亭壘板疑為寧朔將軍領兵
 衛從休範率士卒攻壘南疑執白虎幡督戰屢摧却之事寧遷中
 書郎尋為安遠護軍武陵內史時沈攸之責賤伐荊州界內諸蠻
 遂及五溪禁斷魚鹽群蠻怒酉溪蠻王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
 賤千萬頭擬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篡立頭擬子田都走入
 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平民至郡城下遣隊主張莫兒率將吏

漢書

西漢書

擊破之田都自豫中請立而婁侯懼亦歸附疑誅婁侯於郡獄命
田都繼其父蠻眾乃安入為此後帝車騎諮議參軍府掾轉驃騎
仍遷從事中郎詣司徒袁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太祖在領軍
府疑居清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疑左右儻方戟於
中庭蒼梧從墻間窺見以為有備乃去太祖帶南兗州鎮軍府長
史蕭順之在鎮憂危既切期渡江北起兵疑諫曰主上狂凶人下不
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克勝物情疑惑必先人
受福此後今於此立計萬不可失蒼梧王殞太祖報疑曰大事已判汝
明可早入從帝即位轉侍中總宮內直衛沈攸之之難太祖入朝
堂疑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表粲舉兵夕丹楊丞王遜告變先至
東府疑遣帳內軍主戴元孫二千人隨薛道淵等俱至石頭焚門
之功元孫領焉先是王縝薦部曲六十人助為城防官以為內應

也疑知蘊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皆已亡去遷中
領軍加散騎常侍上流平後世祖自尋陽還疑出為使持節都督
江州豫州之新蔡晉熙一郡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常侍如故給
鼓吹一部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千五百戶仍從都督荆湖雍
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
時太祖輔政在州儀迎物初沈攸之欲聚眾開民相
告士庶坐執役者甚眾疑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
下不連臺者皆原遣以市稅重濫更定槁格以稅還民禁諸市調
及苗籍二千石官長不得與人為公宜此後聽分番假百姓甚悅
禪讓之間世祖欲速定大業疑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太
祖即位赦詔未至疑先下令蠲除國內昇明二年以前逋負遷侍
中尚書令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揚州刺史持節如故封豫章郡王邑三千戶僕射王儉曰舊楚
蕭條仍歲多故荒民散亡寔須緝理公臨莅南爾英風惟穆江漢
來蘇八州慕義自庾亮以來荆楚無復如此美政古人朞月有成
而公旬日致治豈不休哉會北虜動上恩為經略詔曰神牧在兩關總
司王畿誠為治要荆楚領馭遐遠任寄弘隆自頃公私凋盡綏撫
之宜尤重恒日復以為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
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將軍開府如故晉宋之際刺
史多不領南蠻別以重人若之至是有二府二州荆州資費歲錢
三千萬布萬匹米六萬斛又以江湘二州米十萬斛給鎮府湘州
資費歲七百萬布三千匹米五萬斛南蠻資費歲三百萬布萬匹
綿千斤絹三百匹米千斛近代莫比也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春
虜寇司豫二州疑表遣南蠻司馬崔慧景北討又分遣中兵參軍

蕭惠朗援司州屯西關虜軍濟淮攻壽春分騎當出隨邠眾以為
憂疑曰虜入春夏非動眾時令豫司疆守遏其津要彼見堅嚴自
當潰散必不敢越二鎮而南也是時纂嚴疑以荆州隣接蠻蠻慮
其生心令鎮內皆緩服既而虜竟不出樊鄧於壽春敗走尋給庄
劍二十人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四十人
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
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穀過賤聽
民以米當口錢優許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群亡命積年鼓行為賊
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能禽乃首
用之攸之起事群從下郢於路先叛結寨於三溪依據深險疑遣
中兵參軍虞欣祖為義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為禮遣北齊於坐斬
首其黨數百人皆散四郡獲安入為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中

書監司空揚州刺史持節侍中如故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映
府文武配司空府疑以將還都修治解字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
齋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疑發江陵感疾
至京師未瘳上深憂慮爲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
上幸東府設金石樂敕得乘輿至宮六門太祖崩疑哀號眼耳皆
出血世祖卽位進位太尉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劔爲三十人建元
年中世祖以事失音太祖頗有代嫡之意而疑事世祖恭悌盡禮
未嘗違忤顏色故世祖友愛亦深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
監餘如故手啟上曰陛下以敝孝纂業萬萬惟新諸弟有序臣屢
荷隆愛叨授台首不敢固辭俛仰祇寵心魂如失負重量力古今
同規臣窮生如浮質操空素任居鼎右已移氣序自頃以來宿疾
稍纏心慮恍惚表於容狀視此根候常恐命不勝恩加以星緯屢

見災祥雖修短有恒能不耿介比心欲從俗啟解今職但厝辭爲
鄙或貽物請所以息意緘嘿一委時運而可復加寵榮增其顛墜
且儲傳之重實非恒選遂使太子見臣必束帶宮臣皆再拜二三
之宜何以當此陛下同生十餘今唯臣而已友于之益豈當不北漢本臣
鍾其隆遇別奉啟事仰祈恩照臣近亦待言太子告意子良具因
王儉申啟未知粗上聞未福慶方隆國祚永始若天假臣年得預
人位唯當請降貂璫以飾微軀永侍天顏以惟畢世此臣之願也
服之不衷猶爲身災况寵爵乎殊榮厚恩必誓以命請上答曰事
中恐不得從所陳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
定准疑上表曰循葦貴宜損益資用治在風均政由一典伏尋郡
縣長尉俸祿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東北異源西
南各緒習以爲常因而弗變緩之則莫非通規澄之則靡不入罪

殊非約法明章先令後刑之謂也臣謂宜使所在各條公用公田
秩石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調尚書精加洗數務令優
衷事在可通隨宜開許損公侵民皆止宋本却明立定格班下四方
永爲恒制從之疑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中
二年詔曰漢之梁孝寵異列蕃晉之文獻秩殊恒序況乃地侔前
准勳兼徃式雖天倫有本而因事增情宜廣田邑用申恩禮增封
爲四千戶宋元嘉世諸王入齋閣得白服翬帽見人主唯出大極
四廂乃備朝服自比以來此事一斷上與疑同生相友睦宮內曲
宴許依元嘉疑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待宴
焉啟自陳曰臣自還朝便省儀刀捉刀左右十餘亦省唯郊外遠
行或復暫有入殿亦省服身今所牽仗二俠轂二白直共七八十
人事無大小臣必欲上啟伏度聖心脫未委曲或有言其多少不

附事實仰希卽賜垂勅又啟揚州刺史舊有六白領合扇二白拂
臣脫以爲疑不審此當云何行園苑中乘輦出籬門外乘輦鳴角
皆相仍如此非止於帶神州者未審此當云何方有行來不可失
衷上答曰儀刀捉刀不應省也俠轂白直乃可共百四五十以還
正是耳亦不曾聞人道此吾自不使諸王無仗況復汝耶在私園
苑中乘此非疑郊外鳴角及合扇并拂先乃有不復施用此來甚
久凡在鎮自異還京師先廣州乃立鼓吹交部遂有輦事隨時而
改亦復有可得依舊者汝若有疑可與王儉諸人量衷但令人臣
之儀無失便行也又啟曰臣拙知自處闇於疑訪常見素姓扶詔
或著布屨不意爲異臣在西朝拜王儀飾悉依宋武陵事例有二
鄣扇仍此下都脫不爲疑小兒奴子並青布袴衫臣齋中亦有一
人意謂外庶所服不疑與羊車相類曲荷慈旨今悉改易臣昔在

邊鎮不無羽衛自歸朝以來便相分遣使轂曰直格置三百許人
臣項所引不過一百常謂京師諸王不煩常使若郊外遠行此所
不論有仗者非臣一人所以不容方幅啟省又因王儉備宣下情
臣出入榮顯禮容優泰第宇華曠事乖素約雖宋之遺製恩處有
在猶深非服之慙威衛之請仰希曲照上答曰傳詔臺家人耳不
足涉嫌鄣扇吾識及以來未見故有救耳小兒奴子本非嫌也吾
有所聞豈容不救汝知令物致議耶吾已有救汝一人不省使轂
但牽之吾昨不通仗事儉已道吾即令答不煩有此啟須聞言自
更一二又啟曰違遠侍宴將踰一紀憂苦閒之始得開顏近頻侍
座不勝悲喜沾飲過量實欲仰示恩狎令自下知見以杜游塵陛
下留恩子弟此情何異外物政自彊生開節聲其厚薄伏度或未
上簡臣前在東田承恩過醉實思歎徃秋之謗故言啟至切亦令

羣物聞之伏願已照此心前侍幸口順之。宋本諱七臣依常乘車至仗後
監伺不能示臣可否便互競啟開云臣車逼突黃屋麾旄如欲相
中推此用意亦何容易仰賴慈明即賜垂救不爾臣終不知闔貽
此累比日禁斷整密此自常理外聲乃云起臣在華林帆尾御刀
因此更嚴度情推理必不容爾為復上啟知耳但風塵易至和會
實難伏願猶憶臣石頭所啟無生間縫比閑侍無次略附茹亮口
宣臣由來華素已具上簡每欲存衷意慮不周或有乖常且臣五
十之年為翫幾時為此亦復不能以理內自剝北第舊邸本自甚
華臣改修正而已小小製置已自仰簡徃歲收合得少雜材并蒙
賜故板啟榮內許作小眠齋始欲成就皆補接為辦無乖格製要
是榿栢之華一時新淨東府又有齋亦為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
止下情竊所未安訊訪東宮玄圃乃有栢屋製甚古拙內中無此

齋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或爲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否臣公家住止率爾可安臣之今啟實無意識亦無言者太子亦不知臣有此屋政以東宮無而臣自處之體不宜爾爾所啟蒙允臣便當敢成第屋安之不疑陛下若不照體臣心便當永廢不修臣自謂今啟非但是自處宜然實爲微臣往事伏願必垂降許伏見以諸王舉貨屢降嚴旨少拙營生已應上簡府州郡邸舍非臣私有今巨細所資皆是公潤臣私累不少未知將來罷州之後或當不能不試學營覓以自贍連年惡疾餘顧影單回無事畜聚唯逐手爲樂耳上答曰茹亮今啟汝所懷及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爲作煩長啓事凡諸普救此意可尋當不關汝一人也宜有敕事吾亦必道頃見汝自更委悉書不欲多及屋事慎勿彊厝此意白澤

亦當不解何意爾二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

北齊求解太傅不許皇孫

婚竟又陳解詔曰公惟德惟行無所厝辭且魯且衛其誰與二方式範當時流聲史籍豈容屢乘撓謙以乖期寄疑常慮盛滿又因言北齊寡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

世祖卽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疑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其執牛推問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爲治存寬厚故得物野歡心四年唐寓之賊起啟上曰此豎小寇出於兒愚天網宏罩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此藉聲聽皆云有山而然豈得不仰啟所懷少陳心款山海崇深臣獲保安樂公私情願於此可見齊有天下歲月未久澤沾萬民其實未多百姓猶險懷惡者衆陛下曲垂流愛每存優旨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捷籍檢工巧督郵簡小塘藏

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密雷之內何可周視公家何嘗不知民多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爲此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真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皆能伏理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兇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紆紆久欲上啓閑侍無因謹陳愚管伏願特留神思上答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爲是不蚊蟻何足爲憂已爲義勇所破官軍昨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辨大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聽復籍注五年進位大司馬八年給皂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疑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比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修理之七年啟求還第上令世子子廉代鎮東府上數幸疑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市曰我便是人

他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岡上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永明末車駕數游幸唯疑陪從上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疑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也疑對曰京師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上謀北伐以虜所獻酥車賜疑每幸第清除不復屏人上敕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如庾氏常有疾瘳上幸後堂設金石樂官人畢至每臨幸輒極日盡歡疑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偕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親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十年上封疑諸子舊例千戶疑欲五子俱封啟減人五百戶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百萬管功德疑又啟曰臣自嬰今患亟降天臨醫徒徒術術景開藏府慈寵優渥備極人臣生年疾迫遽

陰無幾願陛下審賢與善極壽倉昊北魏彊德結和為億兆御臣命違
昌數奄奪恩憐長辭明世伏涕嗚咽薨年四十九其日上再視疾
至薨乃還宮詔曰疑明哲至親勲高業始德懋王朝道光區縣奄
至薨逝痛酷抽割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今便歸哭九命之禮宜備
其制歛以衮冕之服溫明祕器命服一具衣一襲喪事一依漢東
平王故事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大官朝夕送奠大司馬太傅二府
文武悉停過葬竟陵王子良啟上曰臣聞春秋所以稱王母弟者
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禮秩殊品爵命崇異在漢則梁王備出警
入蹕之儀在晉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尊親是闕故
致衮章之典廢而不備是由人缺其位非禮虧省齊王故事與今
不殊締構王業功迹不異凡有變革隨時之宜者政緣恩情有輕
重德義有厚薄若事等前規禮無異則且梁齊闕今終之美猶饗

褒贈之榮況故大司馬仁和著於天性孝悌終於立身節義表於
勤王寬猛彰於御物奉上無艱劬之貌接下無毀傷之容淡矣止
於清貞無喜愠之色悠然栖於靜默絕馳競之聲詩云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夫終之者理實為難在於今行無廢斯德東平樂於小
善河間悅於詩書勲績無聞艱危不涉尚致卓爾不羣英聲萬代
況今協贊皇基經綸霸始功業高顯清譽逾彰富貴隆重廉潔彌
峻等古形今孰類茲美臣愚忖度未有斯例凡庶族同氣愛睦尚
少豈有仰觀陛下垂友于之性若此者乎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
平游處何事不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常觀貌而天心不懼見
形而聖儀不悅爰及臨危捨命親瞻喘息萬分之際沒在聖目號
哭動乎天地感慟驚乎鬼神乃至撤膳移寢坐泣遷旦神儀損耗
隔宿改容春瞻聖顏誰不悲悚歷古所未聞記籍所不載既有若

斯之大德實不可見典服之贈不彰如其脫致虧忘追改爲煩不
令千載之下物有遺恨其德不具美者尚荷嘉隆之命況事光先
烈者寧可缺茲盛典臣恐有識之人容致其議且庶族近代桓温
庾亮之類亦降殊命伏度天心已常有在又詔曰寵章所以表德
禮秩所以紀功慎終追遠前王之盛策累行疇庸列代之通誥
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刺
新除中書監豫章王疑體道秉哲經仁緯義挺清譽於弱齡發
風於早日締綸霸業之初翼讚皇基之始孝睦著於鄉閭忠諒
乎邦邑及秉德論道總牧神甸七教必荷六府咸理振風潤雨無
訾於時候卹民拯物有篤於矜懷雍容廊廟之華儀形列郡之觀
神疑自遠具瞻允集朕友于之深情兼家國方授以神圖委諸廟
勝緝頌九絃陪禪五岳天不憖遺奄焉薨逝哀痛傷惜震慟乎朕

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宜加茂典以協徽猷可贈假黃鉞都督
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綬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
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輜輶車前後
部羽葆鼓吹葬送儀依東平王故事疑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人
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幾何居今之地非心期所及性
不貪聚自幼所懷政以汝兄弟累多損吾暮志耳無憂後當共相
勉厲篤睦爲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
相陵侮若天道有靈汝等各自修立灼然之分無失也勤學行守
墓業治閨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
以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唯香火槃水于飯酒脯櫝而巳朔望
菜食一盤加以甘菓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輦扇繖
朔望時節席地香火槃水酒脯于飯櫝柳便足雖才愧古人意懷

粗亦有在不以遺財爲累主衣所餘小弟未婚諸妹未嫁凡應此
用本自茫然當稱力及時率有爲辦事事甚多不復甲乙棺器及
墓中勿用餘物爲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鑲刀一口作冢勿令
深一一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
與汝游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爲
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世祖哀痛特至至冬乃舉樂宴朝臣上歎
歎流涕諸王邸不得起樓臨瞰宮掖上後登景陽望見樓悲感乃
敕毀之薨後第庫無見錢世祖救貨雜物服飾得數百萬起集善
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上崩乃省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
投書相告置鞞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齊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
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群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
張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牋曰道德以可久傳聲風流以

浸遠揮

業稱雖復

青簡締芳未若玉石之不朽飛翰圖藻豈伊雕篆

之無沫丞相冲粹表於天真淵照殆乎機象經邦緯民之範體國
成務之規故以業茂惟賢功高則哲神輝妙邈叙算不追感纏奉
車恨百留滯下官夙稟名節恩義軫慕望結哀輒欲率荆江湘
三州僚吏建碑龍首庶徽猷有述茂則方昔子香淳德留銘江
介鉅平遺烈墮淚漢南況道尊前往惠積編者哉下官今便反
假無由躬事刊跡須至西州鳩集所資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
又與右率沈約書曰夫道宣餘烈竹帛有射先朽德乎遺事金石
更非後亡丞相獨秀生民傍照日月標勝正園素履穆於忠義譽
應華袞功迹著於彌諸無得而稱理絕照數若夫日用間寂雖無
取於錙銖歲功宏達諒有寄於衡石竊承具州士民或建碑表俾
我荆南閱感無地且作紀江漢道基分陝公冠禮樂咸破後昆若

其望碑盡禮我州之舊俗傾纏罷肆鄙之遺風無幾引後列或不
泯隆荆江湘三州策名不少竝欲各率塵少申景慕斯文之託
歷選惟疑必待文蔚辭宗德僉茂履非高明而誰豈能騁無愧之
辭訓式瞻之望吾西州窮士一介寂寥恩周榮譽澤遍衣食永惟
道蔭日月就遠緬尋遺烈觸目崩心常謂福齊南山慶鍾仁壽吾
儕小人貽塵帷蓋豈圖一旦遂投此請約台曰丞相風道引曠獨
秀生民凝猷盛烈方軌伊旦懃遺之感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
傳華千載宜須盛述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
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
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內自非一世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閻鄙人
名不入第歛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間命慙顏已不覺汗之沾背
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稚珪為文子廉字景

藹初疑養魚復侯子響為世子子廉封永新侯千戶子響還本于
廉為世子除寧朔將軍淮陵太守太子中書舍人前軍將軍善撫
諸弟子十一年卒贈侍中謚哀世子第三子子操泉陵侯王侯出
身官無定淮素姓三公長子一人為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為
給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為例永泰元年南康侯子恪為吳郡太守
避王敬則難奔歸以子操為寧遠將軍吳郡太守永元中為黃門
郎義師圍城子操與弟宜陽侯子光卒於尚書都座弟四子子行
洮陽侯早卒子元琳嗣令上受禪詔曰褒隆往代義炳彝則朕當
此樂推思引前典豫章王元琳故巴陵王昭秀胄子周齊氏宗國
高武嫡胤宜祚并邑以傳世祀降新淦縣侯五百戶及光
史臣曰楚元王高祖亞弟無功漢世東平憲王辭位季本及光
武之業梁孝惑於勝詭安平心隔晉運蕃輔貴盛地實高危持滿

戒盈鮮能全德宰相之器誠有天真因心無矯率由遠度故能光
贊二祖內和九族實同周氏之初周公以來則未知所匹也
贊曰堂堂烈考德邁前蹤移忠以孝植友惟恭帝載初造我王奮
庸邦家有關我王彌縫道深日用事緝民雍愛傳餘祀聲流景鍾

南齊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三終

南齊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四

褚淵 淵弟澄
徐嗣

王儉

褚淵字彥回河南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 湛之驃騎將軍尚
宋武帝女始安哀公主淵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南郡獻公主姑
姪二世相繼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太宰參軍太子
洗馬祕書丞湛之卒淵推財與弟唯取書數千卷襲爵都鄉侯歷
中書郎司徒右長史吏部郎宋明帝即位加領太子屯騎校尉不受
遷侍中知東宮事轉吏部尚書尋領太子右衛率固辭司徒建安
王休仁南討義嘉賊屯鵠尾遣淵詣軍選將 以下勳階得自專決
事平加驍騎將軍薛安都以徐州叛虜頻寇淮泗遣淵慰勞北討

褚川世鳳德
氏圖回南尚

衆軍淵還啟帝言盱眙以西戎備單寡宜更配衣汝陰荆亭竝已
圍逼安豐又已不守壽春衆力止足自保若使游騎擾壽陽則江外
危迫歷陽瓜步鍾離義陽皆須實力重戍選有幹用者處之帝在
藩與淵以風北淮本素相善及卽位深相委寄事皆見從改封雩都縣
伯邑五百戶轉侍中領右衛將軍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爲吳
興太守常侍如故增秩千石固辭增秩明帝疾甚馳使召淵付以
後事帝謀誅建安王休仁淵固諫不納復爲吏部尚書領常侍衛
尉如故不受乃授右僕射衛尉如故淵以母年高羸疾晨昏須養
固辭衛尉不許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
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淵同心共理庶事當奢侈之後務
弘儉約百姓賴之接引賓客未嘗驕倦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奸賂
公行淵不能禁也遭庶母郭氏喪有至性數日中毀頓不可復識

暮年不盥櫛惟沿淚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弔客葬畢起爲
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軍袁粲
入衛宮省鎮集衆心淵初爲丹陽與從弟炤同載出道逢太祖淵
舉手指太祖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爲吳興太祖餉物別淵又
謂之曰此人材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此之際引太祖豫焉
太祖既平桂陽遷中領軍領南兖州增戶邑太祖固讓與淵及衛
軍表粲書曰下官常人志不及遠隨運推斥妄踐非涯才輕任重夙
宵冰惕近值國危含氣同奮況在下官寧吝身命履冒鋒炭報効
恒理而褒嘉之典偏見甄沐貴登端戎秩加爵土瞻言霄衢魂神
震墜下宮奉上以誠率性無矯前後忝荷未嘗固讓至若今授特
深惟迫寔以銜恩先旨義兼陵闕識蔽防萌宗戚構禍引誚歸咎
旣已覲顏乃復乘災求幸藉亂取貴斯實國家之恥非臣子所忍

也且榮不可濫寵不可昧乞蠲中候請停增邑庶保止足輸効淮
涓如使我匈奴凱歸反旆以此受爵不復固辭矣淵粲答曰來告
穎亮敬挹無已謙貶居心深承非飾此誠此旨又著言外況復造
席舒衿迂翰緒意推情顧已信足書紳但今之所宜商權必以輕
重相推世惟多難事屬雕弊四維恒擾邊氓未安國家費廣府藏
須備北狄侵邊憂虞交切寓內含識尚爲天下危心相與共荷任
寄若此當可稍脩廉退不求之懷抱實謂不可了其不可理無固
執且勃寇窮凶勢過原燎豐逆倉卒終古未聞常時懼惑當慮先
定結壘新亭枕戈待敵斷決之策寔有由然鋒鏑初交元惡逆首
總律制竒判於此舉裂邑萬戶登爵槐鼎亦何足少酬勲勞粗塞
物聽今以近侍禁旅進昇中候乘平隨牒取此非以濟河昔所履
牧鎮軍秩不逾本詳校階序愧在未優就如冲損特虧朝制奉職

數載同舟無幾劉領軍峻節霜明臨危不顧音迹未晞奄成今古
迷途失偶慟不及悲戎謨內寄恒務倍急秉操辭榮將復誰委誠
惟軍柄所期自增茂圭社誓貫朝廷匹夫里語尚欲信厚君令必
行逡巡何路凡位居物首功在衆先進退之宜當與衆共荷殉獨
善何以處物受不自私彌見至公表裏詳究無而後可想體殊常
深思然納太祖乃受命其年淵加尚書令侍中給班劍二十八人固
讓令三年進爵爲侯增邑千戶服闋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故
給鼓吹一部明年淵後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如初葬畢詔攝職
固辭又以碁祭禮及北魏有碁解職並不許蒼梧酷暴稍甚太祖與淵及袁
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事非北魏有代所行縱使功
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北魏有太祖三字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
受任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書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

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
仗五十人入殿沈攸之事起袁粲懷貳太祖召淵謀議淵曰西夏
豐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太祖密為其備事平進中書監
司空本官如故齊臺建淵白太祖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
為齊官太祖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封
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淵固讓司徒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
儉以非所宜本言勸淵受命淵終不就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
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常歎曰褚
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尋加尚書令本官如故二年重
申前命為司徒又固讓是年虜動上欲發王公已下無官者為軍
淵諫以為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朝廷機事多與諮謀每見
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羣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嘗

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淵斂板曰陛下待言臣不早
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為朱祐矣淵涉獵談議善彈
琵琶世祖在東宮賜淵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妄舉
動宅嘗失火煙焰甚逼左右驚擾淵神色怡然索糶來徐去輕薄
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精謂之白虹黃言為朱氏亡徵
也太祖崩遺詔以淵為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
立優策尚書王儉議以為見居本官別拜錄推理應有策書而舊
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竝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
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尚書令品雖第
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
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
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尋增淵班劍為三十六人五日一朝項之寢疾

上相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又因王儉及侍中王晏口陳於世祖世祖不許又啟曰臣願惟凡薄福過望未能以正情自安遠慙彥輔既內懷耿介便覺咎刻難推叨職不稱首歲便嬰疾篤爾來沈痼頻經危殆彌深憂震陛下曲存遲回或謂僉議同異此出於留慈每過愛欲其榮臣年四十有八叨忝若此以疾陳遜豈駭聽察總錄之任江左罕授上隣亞台升降蓋微今受祿弗辭退絀斯願於臣名器非曰貶少萬物耳目皎然共見寧足仰延聖慮稍垂矜惜臣若內飾廉譽外循謙後此則憲書行劾刑綱是肅臣亦誠不能行亦幽明所不宥區區寸心歸啓以實自吝寸陰寔願万倍堯世昔王弘回請乃於司徒爲衛將軍宋氏行之不疑當時物無異議以臣方之曾何足說伏願恢闡宏猷賜開亭造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乃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上遣侍

中王晏黃門郎王秀之問疾薨家無餘財負債至數十萬詔曰司徒奄至薨逝痛怛慟懷比雖疋療便力出臨哭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疋蠟二百斤時司空掾屬以淵未拜疑應爲吏敬不王儉議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淵旣解職而未恭後授府猶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爲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服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又詔曰夫褒德所以紀民慎終所以歸厚前王習祖盛典咸必由之故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新除司徒領驃騎將軍南康公淵履道秉哲鑒識弘曠爰初弱齡清風夙舉登庸應務具瞻允集孝友著於家邦忠貞彰於亮采佐命先朝經綸王化契闊屯夷綢繆終始總錄機衡四門惟穆諒以同

規徃古式範來今謙光彌遠屢陳降挹權從高旨用虧大猷將登
上列永翼聲教天不憖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乎厥心其贈公太
宰侍中錄尚書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葬送
之禮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謚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轎車未有
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淵始也又詔淵妻宋故巴西
主埏隧暨啓宜贈南康郡公夫人長子賁字蔚先解褐秘書郎昇
明中爲太祖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太傅戶曹屬黃門郎領
羽林監齊世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建元初仍爲官官歷侍中淵
薨服闋見世祖賁流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
長史左民尚書散騎常侍秘書監不拜六年上表稱疾讓封與弟
綦世以爲賁恨淵失節於宋室故不復仕永明七年卒詔賜錢三
萬布五十匹

綦字茂緒永明中解褐爲員外郎出義興太守八年改封巴東郡
侯明年表讓封還賁子霽詔許之建武末爲太子詹事度支尚書
領軍將軍永元元年卒贈太常謚穆淵弟澄

澄字彥道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淵後尚吳郡公
主生澄淵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淵爲嫡澄尚宋文帝女
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豫
章王感疾太祖召澄爲治立愈尋遷左民尚書淵薨澄以錢萬一
千就招提寺贖太祖所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又贖淵介幘
犀導及淵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表冢所奏免官禁
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其年卒澄女爲東昏皇
后永元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時東陽徐嗣醫術妙北藥作有儉父
冷病積年重茵累褥牀下設鑪火猶不差嗣爲作治盛冬月令儉

父裸身坐石啟以百瓶水從頭自灌初與數十瓶寒戰垂死其子弟相守垂泣嗣令滿數得七八十瓶後舉體出氣如雲蒸嗣令徹牀去被明日立能起行云此大熱病也又春月出南籬門戲聞簷屋中有呻吟聲嗣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治必死乃往視一姥稱舉體痛而處處有黥黑無數嗣還煮升餘湯送令服之姥服竟痛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黥處皆拔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事驗甚多過於澄矣

王儉字仲寶琅琊臨沂人也祖曇首宋右光祿父僧綽金紫光祿大夫儉生而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章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有神彩惠心篤學手不釋卷丹陽尹袁粲聞其各言之於明帝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塚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

請故事不行解褐秘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選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表辭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為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時議不許蒼梧暴虐儉憂懼告表粲求出引晉新安主婚王獻之為吳興例補義興太守還為黃門郎轉吏部郎昇明二年遷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儉察太祖雄異先於領府衣裾太祖為太尉引為右長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轉左長史及太傅之授儉所唱也少有宰相之志物議咸相推許時大典將行儉為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唯為禪詔文使儉參治之齊臺建遷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太祖從容謂儉曰我令日以青溪為鴻溝對曰天應民順宋庶楚漢之事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食邑二千戶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上壞宋明帝紫

極殿以材柱起宜陽門儉與褚淵及叔父僧虔連名上表諫曰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興春臺將立晉卿秉議北宮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常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卽悅況陛下聖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旣昭龍衮珽極簡約之訓彌遠乾華外構采椽不斲紫極故材爲宣陽門臣等未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馳驚豈靜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畝成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官南重陽所屬年月稍久漸就淪胥自可隨宜修理而合度改作之煩於是乎息所啟謬合請付外施行上手詔酬納宋世外六門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者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墻儉又諫上答曰吾欲令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

儉識舊事間無不答上歎曰詩云維獄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爲我生儉也其年儉固請解選表曰臣遠尋終古近察身事邀恩幸藉未見其倫何者子房之遇漢后公達之逢魏君史籍以爲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臣才堪王佐理非典私兩主專仗威武有傷寬裕豈與庸流之人憑含弘之澤者同年而語哉預在有心胡寧無感如使傾宗殞元有益塵露猶當畢志驅馳仰酬萬一豈容稍在形飾以徇常事九流任要風猷所先玉石素由斯而定臣亦不謂文案之間都無微解至於品裁臧否特所未聞雖存自勗識不副意兼竊而任彼此俱壅專情本官庶幾髮髯且前代掌選未必其在代來何爲於今非臣不可傾心奉國匪復退讓之與預同休戚寧俟位任爲親陛下若不以此理賜期豈仰望於殊眷頻冒嚴威分甘尤戾見許加侍中固讓復散騎常侍上曲宴羣臣數人各

各使効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
王敬則拍張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
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自仲尼居
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
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二百人上崩
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左鎮軍將軍世祖卽位給班劍二十人永
明元年進號衛軍將軍參掌選事二年領國子祭酒卅陽尹本官
如故給鼓吹一部三年領國子祭酒叔父僧虔亡儉表解職不許
又領太子少傅本州中正解卅陽尹舊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
接少傅以賓友之禮是歲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悉以四部
書充儉家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儉長禮學詣究
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

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
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朝野慕之相與放効
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自比也世祖深委仗之
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
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以往來煩數
復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啟求解選不許七年乃上
表曰臣比年辭選具簡天朝款言彰於侍接卅誠布於朝野物議
不以爲非聖心未垂矜納臣聞知慧不如明時求之微躬實允斯
義妄庸之人沈浮無取命偶休泰遂踐康衢秋葉辭條不假風飄
之力太陽躋景無俟螢燭之暉晦往明來五德遞運聖不獨治八
元亮采臣逢其時而叨其位常總端右亟管銓衡事涉兩朝歲綿
一紀盛年已老孫孺巾冠人物徂遷逝者將半三考無聞九流寂

實能官之詠輟響於當時大車之刺方興於來日若天珥貂衣裘之貴四輔六敎之華誠知匪服職務差簡端揆雖重猶可勉勵至於品藻之任尤懼其阻夙宵罄竭屢試無庸歲月之久近世罕比非唯悔吝在身故乃惟塵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羣才競爽選衆而授古亦何人冒陳微翰必希天昭至敬無文不敢煩黷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薨年三十八吏部尚書王晏啟及儉喪上答曰儉年德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爲異世奄忽如此痛酷彌深其契闊艱運義重常懷言尋悲切不能自勝痛矣奈何往矣奈何詔衛軍文武及臺所兵仗可悉停待葬又詔曰慎終追遠列代通規褒德紀勲彌峻恒策故侍中中書令太子少傅領國子祭酒衛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昌公儉體道秉哲風宇淵曠肇自弱齡清猷自遠登朝應務民

清猷自遠登朝應務民

三基險阻仍祚宏謀盛烈哉

銘彝篆及贊狀躬徽績光茂忠

範造次必彰四門允穆百揆時序宗臣之重情寄兼常方正位道承釐泰職弼茲景化以替隆平天不憖遺奄焉薨逝朕用哀于厥心可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人葬禮依故太宰文簡公褚淵故事家墓材官管辦謚文憲公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與裁爲當時所重少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並行於世今上受禪下詔爲儉立碑隆爵爲侯千戶儉弟遜昇明中爲丹陽丞告劉秉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淵啟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曰儉門世載德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以遠徙永嘉郡道伏誅

史臣曰褚淵袁粲俱受宋明帝顧記粲旣死節於宋氏而淵逢興

運世之非責淵者衆矣臣請論之夫湯武之迹異乎堯舜伊呂之心亦非稷契降此風規未足爲證也自金張世族表揚貴委質服義皆由漢氏膏腴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君臨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官成後朝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爲晉有故主位雖以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爲舊準羽儀所隆人懷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矜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遇褚淵當泰始初運清塗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既以民望而見引亦隨民望而去之夫爵祿旣輕有國常選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故人主之所同謬世情之過差也贊曰猗歟褚公德素內充民譽不爽家稱克隆從容佐世貽議匪躬文憲濟濟輔相之體稱述霸王綱維典禮期寄兩朝綱繆官隆

南齊書卷二十四

西川書局藏
氏圖書

列傳第五

柳世隆

張瓌

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也祖憑馮翊太守父叔宗早卒世隆少
有風器伯父元景宋大明中爲尚書令獨賞愛之異於諸子言於
孝武帝得召見帝曰三公一人是將來事也海陵王休茂爲雍州
辟世隆爲迎主簿除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軍出爲虎威將軍上
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號爲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
卿門世不絕公也元景爲景和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泰始初諸
州反叛世隆以門禍獲申事由明帝乃據郡起兵遣使應朝廷引
農人劉僧麟亦聚衆應之收合萬人奄至襄陽萬山爲孔道存所

破衆皆奔散僅以身免逃藏民間事平乃出還爲尚書儀曹郎明
帝嘉其義心發詔擢爲太子洗馬出爲寧遠將軍巴西梓潼太守
還爲越騎校尉轉建平王鎮北諮議參軍領南泰山太守轉司馬
東海太守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尋爲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
軍時世祖爲長史與世隆相遇甚歡太祖之謀渡廣陵也今世祖
率衆下同會京邑世隆與長流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是時
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爲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世祖將下都泗
懷珍白太祖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太祖納之與世祖書
曰汝旣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世隆其人
也世祖舉世隆自代轉爲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
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寧朔將軍中兵
參軍武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惠真龍驤將

軍騎兵參軍王道起二萬人爲前驅又遣司馬 允軍劉懷兵領寧
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靈真沈攸敬
龍驤將軍高茂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王靈秀丁珍東寧朔
將軍中兵參軍王彌之寧朔將軍外兵參軍楊景穆二千匹騎分
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船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坐
胡牀以望其軍有自騎也旣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遣人告世
隆曰被太后令當還都卿旣相與奉國想有此意世隆使人答
曰東下之師又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軍
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道顧謂人
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剋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世祖
初下與世隆別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則坐守
空城不可制也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爲其內我爲其外乃無憂

耳至是世祖遣軍主桓敬陳胤叔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使入郢城通接軍消息內外並喜尚書符曰沈攸之出自穉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以從父宗廢愛之若子羽翼吹嘘得昇官次景和昏悖猜畏枉臣而攸之凶忍趣利樂禍請銜詔言躬行反噬又攸之與譚金童泰壹等暴寵狂朝並為心膂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昵情過管鮑仰遭革運凶黨懼戮攸之反善圖全用得自免既殺從父又虐良朋雖呂布販君卿寄賣友方之斯人未足為酷奈始開關網漏吞舟略其凶險取其搏噬故階亂獲全因禍興福攸之稟性空淺躁而無謀濃湖土崩本非已力彭城下邳望旗宵遁再棄宋本王師久應肆法值先帝宥其回溪之恥冀有封喻之捷改得幸會推遷頗煩顯授內端戎禁外後萬里聖去昂湖遠頒顧命托寄崇深義感

金石而攸之始奉國諱喜形于顏普天曰哀已以為慶累登蕃岳自郢遷荆晉熙王以皇弟代鎮地尊望重攸之斷割侯迎肆意陵略料擇士馬簡算器械權撥精銳並取白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恣鹵奪罔顧國典踐荆已來恒用姦欺既懷異志與造無端乃感迫群蠻搔擾山谷揚聲討伐盡戶上下蟻聚郭邑伺國衰盛從來積年求不解甲遂四野自縣路無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於此昔歲桂陽內興宗廟告危攸之任官上流兵疆地廣勅王之舉寔宜悉行裁遣羸弱不滿三千至郢州稟受節度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晉熙招誘劍客羈絆行侶鼠叛入境輒加擁護連亡出界必遣窮追視吏若讎遇民如草峻太半之賦暴參夷之刑鞭箠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闔宗捕逮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曠蕩之澤長隔彼州人懷怨望十室而九今乃舉兵內侮姦回

外熾斯寔惡熟罪成之。伏癰潰疽之日暮府過何顛寄義百常
憤董師元戎龔行天罰今遣新除使持節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
李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開壽縣開國侯黃回員外散騎常侍輔國
將軍驍騎將軍重安縣開國子軍主王敬則屯騎校尉長壽縣開
國男軍主王宜與屯騎校尉陳承叔右軍將軍葛陽縣開國男彭
文之驃騎行參軍振武將軍郢宰精甲二萬衝其首旆又遣散騎
常侍游擊將軍臨湘縣開國男呂安國持節寧朔將軍越州刺史
孫曇瓘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左軍將軍新亭侯
任侯伯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尹略屯騎尉南城令曹虎頭輔國
將軍驍騎將軍蕭本詳新寧朔將軍游擊將軍下邳縣開國子桓
崇祖等舳艫二萬駱驛繼邁又遣屯騎校尉荷元賓撫軍參軍郭
文考撫軍中兵參軍程隱僑奉朝請諸龍衣光等輕縹一萬截其精

要驍騎將軍周盤龍後將軍成買輔國將軍王勅勤屯騎校尉王
洪範等鐵騎五千步道繼進先據陸路斷其走伏持節督雍梁二
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
史襄陽縣開國侯新除鎮軍將軍張敬兒志節慷慨卷甲焚鄧水
步俱馳破其巢窟持節督司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領義
陽太守范陽縣侯姚道和義烈梗槩投袂方隅風馳電掩襲其輜
重萬里建於四方飛旆莫不總率衆師雲翔雷動人神同憤遠邇
并心今皇上聖明將相仁愛約法三章寬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
人足上有惠民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大逆舉
無名之師驅讎怨之衆是以朝野審其易取舍識判其成禽彼土
士民罹毒日久今復相逼迫投赴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去就
在機望思先曉無使一人迷疑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有如皎

日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黃回軍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羌胡伎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是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為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二人叛遣十人追竝去不反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請降世隆開門納之攘兵燒營而去火起乃覺攸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婿張平慮斬之軍旅大散攸之渡魯山岸猶有數十匹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為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將至江陵乃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驎道追之攸之已死徵為侍中仍遷

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邑二千戶出為左將軍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丁母憂太祖踐阼起為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進爵為公上手詔與司徒褚淵曰向見世隆毀瘠過甚殆欲不可復識非直使人惻然實亦世珍國寶也淵答曰世隆至性純深哀過乎禮事陛下在危盡忠喪親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厲俗敦風建元二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時虜寇壽陽上敕世隆曰歷陽城大恐不可卒治正宜斷隔之深為保固處分百姓若不將家守城單身亦難可委信也尋又敕曰吾更歷陽外城若有賊至即勒百姓守之故應勝割棄也垣崇祖既破虜上欲罷併二豫敕世隆曰比思江西蕭索二豫兩辦為難議者多云省一足一於事為便吾謂非乃乖謬卿以為云何可具以聞尋授後將軍尚書右僕射不拜世隆性愛涉獵

啟太祖借秘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為使持節督南兗徐青
冀五州軍事安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江北畏虜虜世隆曰比有北信賊猶治兵在彭城年已垂盡或當未必迭死然
豺狼不可以理推為備或不可懈彼郭既無關安用宜開除使去
金城三十文政佳耳發民治之無嫌若作三千人食者已有幾米
可指牒付信還民間若有丁多而細口少者悉必戍非疑也又敕
曰昨夜得北使啟鍾離間備賊已渡淮既審迭死或當制加剿撲卿
好參候之有急令諸小戍還鎮不可賊至不覺也賊既過淮不容
邇退散要應有處迭死者定攻壽陽吾當遣援軍也又遣軍助世
隆并給軍糧虜退上欲土斷江北又救世隆曰安國近在西土
斷郢司二境上雜民大佳民殆無驚恐近又令以豫州斷其州內
商得崇祖啟事已行竟迄無云云殊稱前代舊憲卿視兗部中可

行此事不若無所擾春便就手也其見親委如此世祖即位加散
騎常侍世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建號世隆題州齊壁曰
永明十一年謂典籤李黨曰我不見也入為侍中護軍將軍遷尚
書右僕射領太子右率雍州大中正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尚書左
僕射中正如故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總督伐蠻衆軍仍為使
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刺史常侍如故世隆至鎮
以方略討平之在州立邸治生為中丞庾杲之所奏詔原不問復
入為尚書左僕射領衛尉不拜仍轉尚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
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瓊為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
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
世譽以疾遜位改授侍中衛將軍不拜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
九年卒時年五十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一十萬布

三百匹蠟三百斤又詔曰故侍中左光祿大夫貞陽公世隆秉德
居業才兼經緯少播清徽長弘美譽入參內禁出贊西牧專寄郢
郊剋挫巨猾超越前勲功著一代及摠任方州八頌寬德翼教崇闡
朝稱元正忠謨嘉猷簡于朕心雅志素履邈不可踰將登鉉味用
變鴻化奄至薨殞震慟良深贈司空班劍三十人鼓吹一部侍中
如故謚曰忠武上又敕吏部尚書王晏曰世隆雖抱疾積歲志氣
未衰冀醫藥有效痊差可期不謂一旦便為異世痛恨之深此何
可言其昔在郢誠心夙惻全保一蕃勲業克著尋准契闊增泣悲
咽卿同在情亦當無已已耶世隆曉敷術於倪塘創墓於賓客踐
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正取其坐處焉著龜經祕要二卷
行於世長子悅早卒

張瓌字祖逸吳郡吳人也祖裕宋金紫光祿大夫父永右光祿大

夫曉音律宋孝武問永以太極殿前鍾聲嘶永答鍾有銅滓乃扣
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瓌解褐江夏王太尉行參軍署外
外兵隨府轉為太傅五官為義恭所遇遷太子舍人中書郎驃騎
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初永拒桂陽賊於白下潰散阮佃夫等欲
加罪太祖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轉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
軍遭父喪還吳守服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遐為吳郡潛相影
響因沈攸之事雖聚衆三千人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將軍卞白
龍令瓌取遐諸衣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
瓌瓌偽受旨與攸怨領兵十八人入郡與防郡隊主疆弩將軍郭
羅雲進中齊取遐遐踰窓而走瓌部曲顧憲子手斬之郡內莫敢
動者獻捷太祖以告領軍張冲冲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
卽授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封瓌義成縣侯邑千戶太祖故以嘉名

錫之除冠軍將軍東海東莞二郡太守不拜建元元年增邑爲二百戶尋改封平都遷侍中加領步兵校尉二年遷都官尚書領校尉如故出爲征虜將軍吳興太守三年烏程令顧昌玄有罪瓌坐不糾免官明年爲度支尚書世祖卽位爲冠軍將軍鄱陽王北中郎長史襄陽相行雍州府州事隨府轉征虜長史四年仍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尋領寧蠻校尉還爲左民尚書領右軍將軍遷冠軍將軍大司馬長史十年轉太常自陳衰疾願從閑養明年轉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頃之上欲復用瓌乃以爲後將軍南東海太守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府州事又行河東王國事到官復稱疾還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鬱林卽位加金章紫綬隆昌元年給親信二十人鬱林廢朝臣到昌門參承高宗瓌託脚疾不至海陵立加右將軍

高宗疑外蕃一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恒臥疾建武元年轉給事中光祿大夫親信如故月加給錢二萬二年虜盛詔瓌以木官假節督廣陵諸軍事行南兖州事虜退乃還瓌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有子十餘人常云其中要應有好者建武未屢啓高宗還吳見許優游自樂或有譏瓌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在唯未能道此處耳高宗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以瓌素著幹略授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爲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將吏三千人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民間事平瓌復還郡爲有司所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爲光祿大夫尋加前將軍金章紫綬三年義師下東昏假瓌節戍石頭義師至新亭瓌棄城走還官梁初復爲光祿天監四年卒

史臣曰文以附衆武以立威元帥之才稱爲國輔沈攸之十年治兵白首舉事楚上流方江東下斯驅除之巨難帝王之大敵柳世隆勢居中身年淺位輕首抗全師孤城挑攻臨埤授策曾無汗馬勅寇乖沮力屈於高墉亂轍爭先降奔郢路陸遜之破玄德不是過也及世道清寧出牧內佐體之以風素居之以雅德固興家之盛美也

贊曰忠武匡時實號兼資廟堂析理高壘舉旗游藝善術安絃拂龜義成祚士立帝基

南齊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五

終

齊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五

南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六

垣崇祖

張敬兒

垣崇祖字敬遠下邳人也族姓豪彊石虎世自略陽徙之於鄴曾祖敞爲慕容德僞吏部尚書祖高宗武帝征廣固率部曲歸降仍家下邳官至龍驤將軍汝南新蔡太守父詢之積射將軍宋孝武世死事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略伯父豫州刺史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成吾門汝等不及也刺史劉道隆辟爲主簿厚遇之除新安王國上將軍景和世道隆求出爲梁州啟轉崇祖爲義陽王征北行參軍與道隆同行使還下邳召募明帝立道隆被誅薛安都反明帝遣張永沈攸之北討安都使將裴祖隆李世雄據

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六

下邳祖隆引崇祖共拒戰會青州以軍主劉珍之晉逆歸降祖隆
士衆沮敗崇祖與親近數十人夜救祖隆與俱走還彭城虜既陷
徐州崇祖仍爲虜將游兵瑯琊間不復歸虜不能制密遣人於彭
城迎母欲南奔事覺虜執其母爲質崇祖妹夫皇甫肅兄婦薛安
都之女故虜信之肅仍將家屬及崇祖母奔胸山崇祖因將部曲
據之遣使歸命太祖在淮陰板爲胸山戍王送其母還京師明帝
納之胸山邊海孤險人情未安崇祖常浮舟舸於水側有急得以
入海軍將得罪亡叛具告虜虜僞圍城都將東徐州刺史成固
公始得青州聞叛者說遣步騎二萬襲崇祖屯洛要去胸山城二
十里崇祖出送客未歸城中驚恐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賊
比擬來本非大舉政是承信一說易遣誑之今若得百餘人還事
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急去此二里外大叫而來

唱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遂退船中人果喜爭上
岸崇祖引入濠城遣羸弱入島令人持兩炬火登山鼓叫虜參騎
謂其軍備甚益乃退崇祖啟明帝曰淮北士民力屈胡虜南向之
心日夜以冀崇祖父伯並爲淮北州郡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信
一朝嘯咤事功可立名位尚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明
帝以爲輔國將軍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亡命司馬從之謀襲郡
崇祖討捕斬之數陳計筭欲尅復淮北時虜聲當寇淮南明帝以
問崇祖崇祖因啟宜以輕兵深入出其不意進可立不世之勲退
可絕其窺窬之患帝許之崇祖將數百人虜界七百北淮據南城固
蒙山扇動郡縣虜率大衆攻之其別將梁湛母在虜虜執其母使
湛告部曲曰大軍已去獨任何爲於是衆情離阻一時奔退崇祖
謂左右曰今若俱退必不獲免乃住後力戰大敗而歸以久勞封

下邳縣子秦豫九年行徐州事徙戍龍沮在胸山南崇祖啟斷水
清平地以絕虜馬帝以問劉懷珍云可立崇祖率將吏塞之未成
虜主謂偽彭城鎮將平陽公曰龍沮若立國之恥也以死爭之數
萬騎掩至崇祖馬槊陷陣不能抗乃築城自守會天雨十餘日虜
乃退龍沮竟不立歷肝眊平陽東海三郡太守將軍如故轉邵陵
王南中郎司馬復爲東海太守初崇祖遇太祖於淮陰太祖以其
武勇善待之崇祖謂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吾今逢主矣所謂千
載一時遂密布誠節元徽末太祖憂慮令崇祖受旨卽以家口託
皇甫肅勸數百人將入虜界更聽後旨會蒼梧廢太祖召崇祖領
部曲還都除游擊將軍沈攸之事平以崇祖爲持節督兗青冀三
州諸軍事累遷冠軍將軍兗州刺史太祖踐阼謂崇祖曰我新有
天下夷虜不識運命必當動其蟻衆以送劉昶爲辭賊之所衝必

在壽春能制此寇非卿莫可徙爲使持節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
州刺史將軍如故封望蔡縣侯七百戶建元二年虜遣僞梁王郁
豆眷及劉昶馬步號二十萬寇壽春崇祖召文武議曰賊衆我寡
當用奇以制之當修外城以待敵城旣廣濶非水不固今欲偃肥
水却淹爲三面之險諸君意如何衆曰昔佛狸侵境宋南平王士
卒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今日之事十倍於前古來相承不
築肥堰皆以地形不便積水無用故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
曰卿見其一不識其二若捨外城賊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
四周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爲擒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
於城西北立偃塞肥水堰北起小城周爲深壑使數千人守之崇祖
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而少慮必悉力攻小城圖破此堰見壑狹
城小謂一往可尅當以蟻附攻之放水一激急踰三峽事窮奔透

自然沈溺此豈非小勞而大利邪虜衆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
宋本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輦上城手自轉式至日晡時決小
史埭水勢奔下虜攻城之衆漂墜壘中人馬溺死數千人衆皆退
走初崇祖在淮陰見上便自比韓信白起咸不信唯上獨許之崇
祖再拜奉旨及破虜啟至上謂朝臣曰崇祖許爲我制虜果如其
言其恒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爲都督號平西將軍增封爲千
五百戶崇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啟上求鼓吹橫吹上
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慮虜復寇淮北啟徙
下蔡戍於淮東其冬虜果欲攻下蔡旣聞內徙乃揚聲平除故城
衆疑虜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虜豈敢置戍實欲
除此故城攻恐奔走殺之不盡耳虜軍果夷掘下蔡城崇祖自率
衆渡淮與戰大破之追奔數十百殺獲千計上遣使入關參虜消

息還敕崇祖曰卿視吾是守江東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營
田自然平殄殘醜敕崇祖修治苟陂田世祖卽位徵爲散騎常侍
左衛將軍俄詔留本任加號安西仍遷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
豫章王有盛寵世祖在東宮崇祖不自附結及破虜詔使還朝與
共密議世祖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崇祖曰世間流言我已豁諸
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崇祖去後上復遣荀伯玉
口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世祖以崇祖心誠不實銜之
太祖崩慮崇祖爲異使令內轉永明元年四月九日詔曰垣崇祖
凶詬險躁少無行業昔因軍國多虞採其一夫之用大運光啟頻
煩升擢溪壑靡厭恐雜本以彌廣去歲在西連謀境外無君之心已彰
遐邇特加遵養庶或悛革而猜貳滋甚志與亂階隨與荀伯玉驅
合不逞窺窬非覲構扇邊荒互爲表裏寧朔將軍孫景育究悉姦

計具以啟聞除惡務本刑茲罔赦便可收掩肅明憲辟死時年四十四子惠隆徙番禺卒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本名苟兒宋明帝以其名鄙改焉父醜爲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求入隊爲曲阿戍驛將州差補府將還爲郡馬隊副轉隊主稍官寧蠻府行參軍隨同郡人劉胡領軍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湖陽蠻官軍引退蠻賊追者數千人敬兒單馬在後衝突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箭中左腋賊不能抗平西將軍山陽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人敬兒自占見寵爲長史兼行參軍領白直隊泰始初除寧朔將軍隨府轉參驃騎軍事署中兵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鵲尾洲啟明帝乞本郡事平爲南陽太守將軍如故初王玄謨爲雍州土斷敬

兒家屬舞陰敬兒至郡復還冠軍三年薛安都子栢令環龍等竊據順廣平略義成扶風界刺出巴陵王休若遣敬兒及新野太守劉攘兵攻討合戰破走之徙爲順陽太守將軍如故南陽蠻動復以敬兒爲南陽太守遭母喪還家朝廷疑桂陽王休範密爲之備乃起敬兒爲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桂陽事起譟太祖頓新亭賊矢石旣交休範白服乘輦往勞樓下城中望見其左右兵不多敬兒與黃回白太祖曰桂陽所在備防寡闕若詐降而取之此必可擒也太祖曰卿若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士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舉側回陽致太祖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休範左右數百人皆驚散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太祖以敬兒人位旣輕不欲便使爲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巳乃微動太祖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

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太祖笑而無言乃以敬兒為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軍事雍州刺史將軍如故封襄陽縣侯二千戶部伍泊沔口敬兒乘舩艦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走餘二小吏沒輪下叫呼官敬兒兩掖挾之隨艦覆仰宋本常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沈攸之聞敬兒上遣人伺覘見雍州迎軍儀甚盛慮見掩襲密自防備敬兒至鎮厚結攸之信饋不絕得其事迹密白太祖攸之得太祖書翰論選用方伯密事輒以示敬兒以為反間敬兒終無二心元徽末襄陽大水平地數丈百姓資財皆漂沒襄陽虛耗太祖與攸之書令賑貸之攸之竟不歷意敬兒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為之備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使報敬兒敬

兒勞接周至為設酒會謂之曰沈公那忽使君來君殊可命乃列仗於廳事前斬之集部曲傾此攸之下當襲江陵時攸之遺太祖書曰吾聞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我可謂通之矣大明之中謬奉聖王忝同侍衛宋本存宋本義者斷金乃分帛而衣等糧而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焦若斯之苦寧可言盡吾自分碎首於閣下足下亦懼滅族於舍人爾時磐石之心既固義無貳計賊迫時難相引求全天道矜善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實關於厚及明帝龍飛諸人皆為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親過夙眷遇若代臣錄其心迹復忝驅使臨崩之日吾豫在遺託加榮授寵恩深位高雖復情謝古人粗識忠節誓心仰報期之必死此誠志竟未申遂先帝登遐微願永奪自爾已來與足下言面殆絕非唯分張形跡自然至此脫枉一告未嘗不對紙流涕豈願相諂於今哉苟有所懷不

容不白初得賢子口頤云得家信云足下有廢立之事安國寧民
此功巍巍非吾等常人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令云足下潛構
深略獨斷懷抱一何能壯但冠雖弊不可承足蓋共尊高故耳足
下交結左右親行殺逆以免身患卿當謂龍逢比干癡人耳凡廢
立大事不可廣謀但表褚遺寄劉又國之近戚數臣地籍實爲膏
腴人位並居時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共披心胸者哉昏明改
易自古有之豈獨大宋中屯邪前代盛典煥盈篇史請爲足下言
之羣公共議宜啟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禮出第足下乃可不通
大理要聽君子之言皆可罔滅天理一何若茲孝經云資於事父
以事君縱爲宗社大計不爾寧不識有君親之意邪乃復慮以家
爲啗以爵賞小人無狀遂行弑害吾雖寡識竊從古比豈有爲臣
而有近日之事邪使一旦荼毒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者何罪且

有登齋之賞此科出於何文凡在臣隸誰不愧駭華夷扣心行路
泣血乃至不殯使流蟲在戶自古以來此例有幾衛國微小故有
弘演不圖我宋獨無其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已足下與向之殺者
何異人情易反還成嗟悲爲子君者無乃難乎蹊田之譬豈復有
異管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足下諫諍不聞甘崔杼之罪何惡逆
之苦昔太甲還位伊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稱數霍光荷託尚共
議於朝班然後廢之由有湯沐之施論者不以劫主爲名桓溫之
心未忘於篡海西失道人倫頓盡廢之以公猶禮處之當溫彊盛
誰能相抗尚畏懼於形跡四海不愜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霍光
名高於臣節桓氏亦得免於脇奪凡是諸事布於書策若此易曉
豈待指掌卿常言比跡夷叔如何一旦行過桀跖邪聖明啟運蒼
生重造普天率土誰不歌抃實是披心罄節奉公忘私之日而卿

大收宮妓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被
甲入殿內外宮閤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
謝陶庾行此舉止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也一旦專
縱自樹云是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錄何以異此知卿防固
重複猜畏萬端言以禦遠實爲防內若德允物望夷貊猶可推心
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所用也文長以戈戟自衛何解
滅亡吳起有云義禮不脩舟中之人皆讎也足下旣無伍員之痛
苟懷貪憚而有賊宋之心吾寧捐申包之節邪聞求忠臣者必出
孝子之門卿忠孝於斯盡矣今竊天府金帛以行姦惠盜國權爵
以結人情且授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已復不可恒用用之旣訖
恐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識者不知不能遏姦折謀誠節慨惋隔硤
數千無因自對不能知復何情顏當與足下叙平生舊款吾聞前

哲絕交不出惡言但此自陳名節於心胸因告別於千載放筆增
歎公私潛淚想不深怪徃言然天下耳目豈伊可誣抑亦當自知
投杖無疆爲必先及太祖出頓新亭報攸之書曰辱足下請書交
道不終爲恥已足欲下便來何故多罔君子吾結髮入仕豈期遠
大蓋感子路之言每不擇官而宦逮文帝之世初被聖明鑒賞及
孝武之朝復蒙英王顧盼因此感激未能自反及與足下斂袂定
交款者分好未嘗不勸慕古人國士之心務重前良忠貞之節至
於契濶杯酒殷勤攜袖薦女成姻志相然諾義信之篤誰與間之
又乃景和陵虐事竊憂畏明帝正位運同休顯啟臆論心安危豈
貳元徽之季聽高道慶邪言欲相討伐發威施教已行外內于時
臣子鉗口道路以目吾以分交義重患難宜均犯陵白刃以相任
保悖主手敕今封送相示豈不畏威念周旋之義耳推此陰惠何

愧懷抱不云足下猥含禍誠前遣王思文所牒朝事益情等家國
共詳衷否虚心小大必以先輸問張雍州遷代之日將欲誰擬本
是逆論來事非欲代張乃封此示張激使見怒若張惑一言果與
怨恨事負雅素君子所不可爲况張之奉國忠亮有本情之見與
意契不貳邪又張雍州啟事稱彼中蠻動兼民遭水患敕令足下
恩經拯之計吾亦有白論國如家布情而往每思虛達士之相接
恒必猜離反謂無故遣信此乃覘察平諒之襟動則相阻傷負心
期自誰作故先時足下遣信尋盟敦舊厲以篤終吾止附還白申
罄情本契然遠要方固金石今日舉錯定是誰恧久言邪元徽末
德執亡裡祀足下備聞無待亟述太后惟憂式遵前誥興毀之略
事屬鄙躬黜昏樹明實惟前則寧宗靜國何愧前脩廢立有章足
下所允冠弊之譏將以何語封爲郡王寧爲失禮景和無名方之

不愈乎龍逢自匹夫之美伊霍則社稷臣之同異相乘非吾所受
也登齋有賞壽寂已蒙之於前同謀獲功明皇亦行之於昔此則
接踵成事誰敢異之謂其大收宮女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
室必若虛設市虎亦可不翅此言若以此詐民天下豈患無眼心
苟無瑕非所耿介甲杖之授事既舊典豈見有任鎮邦家勲經定
主而可得出入輕單不資寵衛斯之患慮豈直身憂祇奉此恩職
惟事理朱方之牧公卿僉意吾亦謂微勲之次無忝一州且魏晉
舊事帝鄉蕃職何嘗豫州必曹司州必馬折膠受柱在體非愧表
粲據石頭足下無不可吾之守東府來告便謂非動容見疾頻笑
入兵乃如是乎袁粲劉秉受遇深重家國旣安不思撫鎮遂與足
下表裏潛規據城之夜豈顧社稷幸天未長亂宗廟有靈卽與諸
衛軍協謀義斷以時殄滅想足下聞之悵然孤沮小兒忝侍中代

來之澤遇直上臺便呼一家兩錄發不擇言良以太甚吾之方寸
古列共言乃以陶庾往賢大見譏責足下自省詎得以此見貽邪
比蹤夷叔論吾則可行過桀蹠無乃近誣哉謂吾不朝此則良誨
朝之與否想更問之足下受先帝之恩施擁我西州鼎湖之日率
土載奔而宴安中流酣飲自若郎懷狼狽陵侮皇朝晉熙殿下以
皇弟代鎮而斷割候迎罔箴宗子驅略士馬志以西上郢中所遺
示北樂餘劣弱昔徵茅不入猶動義師况荆州物產雍嶭交梁之會自
足下爲牧薦獻何品良馬勁卒彼中不無良皮美剝商賂所聚前
後貢奉多少何如唯聞太官時納飲食耳桂陽之難坐觀成敗自
以雍容漢南西伯可擬賴原卽大世非望亦消又招集逋亡斷遏
行侶治舟試艦恒以朝廷爲旗的秣馬按劍常願天下有風塵爲
人臣者固若是邪至乃不遵制書敕下如空國恩莫行命令擁隔

詔除郢縣輒自板代罷官去職禁還京師凶人出境無不千里尋
躡而反募臺將來必厚加給賞太妃遣使市馬齎寶往蜀足下悉
皆斷折以爲私財此皆遠邇共聞暴於視聽主上獻明當璧寓縣
同慶絕域奉贄萬國通書而盤桓百日始有單騎事存送往於此
可徵不朝如此誰應受誚反以見呵非所反側今乃勒兵以鬪象
館長戟以指魏闕不亦爲忠臣孝子之所痛心疾首邪賢子元琰
獲免虎口及凌波西邁吾所發遣猶推素懷不畏嗤嗤足下尚復
滅君臣之紀况吾布衣之交乎遂事不諫旣往難咎今六師西向
助足下憂之攸之與兼長史江又別駕傅宣等守江陵城敬兒軍
中力授因以爲別敬兒告變使至太祖大喜進號鎮軍將軍加散
騎常侍改爲都督給鼓吹一部攸之於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軍至
白水元琰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心懼欲走其夜又宣開門出奔

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百姓既相抄殺宋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十萬悉以入私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民送首荆州敬兒使楯擊之蓋以青徽徇諸市郭乃送京師進號征西將軍爵爲公增邑爲四千戶敬兒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吾不識也敬兒弟恭兒不肯出官常居上保村中與居民不異敬兒呼納之甚厚恭兒月一出視敬兒輒復去恭兒本名猪兒隨敬兒改名也初敬兒既斬沈攸之使報隨郡太守劉道宗聚衆得千餘人立營頓司州刺史姚道和不殺攸之使密令道宗罷軍及攸之圍郢道和遣軍頓蕘城爲郢援事平依例蒙爵賞敬兒具以啟聞建元元年太祖令有司奏道和罪誅之道和字敬邕羌王姚興孫也父萬壽僞鎮東大將軍降宋武帝卒於散騎

侍郎道和出身爲孝武安北行佐有世名頗讀書史常誑人云祖天子父天子身經作皇太子元徽中爲游擊將軍隨太祖新亭破桂陽賊有功爲撫軍司馬出爲司州疑怙斷故及於誅三年徵敬兒爲護軍將軍常侍如故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當內遷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竊窺笑焉太祖卽位授侍中中軍將軍以敬兒秩第五等一仍前封建元二年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太祖崩敬兒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遺詔加敬兒開府儀同三司將拜謂其妓妾曰我拜後應開黃閣因口自爲鼓聲既拜王敬則戲之呼爲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閣勳也敬則甚恨敬兒始不識書晚旣爲方伯乃習讀孝經論語於新林慈姥廟爲妾乞兒呪神自稱三公然而意知滿足初得鼓吹羞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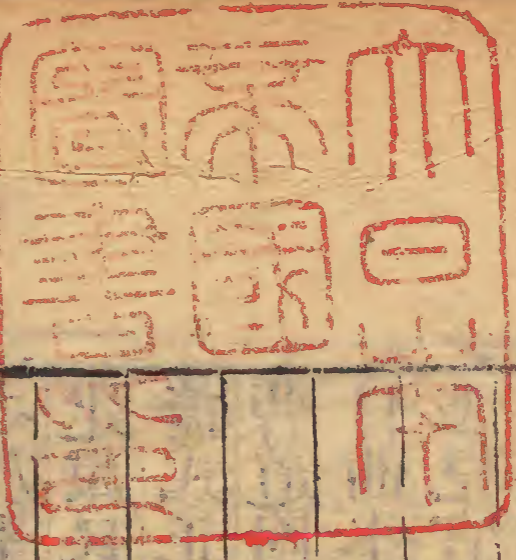
奏之初娶前妻毛氏生子道文後娶尚氏尚氏有美色敬兒棄前妻而納之尚氏猶居襄陽宅不自隨敬兒慮不復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敬世祖不蒙勞問敬兒心疑及垣崇祖死愈恐懼妻謂敬兒曰昔時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半身熱而君得本州今復夢舉體熱矣有關人聞其說之事達世祖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世祖疑其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入關齋於坐收敬兒敬兒左右雷仲顯知有變抱敬兒而泣敬兒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少日伏誅詔曰敬兒蠢茲邊裔昏迷不脩屬值宋季多難頗獲野戰之力拔迹行伍超登非外而愚躁無已矜伐茲深往莅本州久包異志在昔含弘庶能懲革位班三槐秩窮五等懷音靡聞姦回屢構去歲迄今嫌貳滋湛鎮東將軍敬則丹陽尹安民每待接之日陳其凶狡必圖反際朕猶謂恩義所感本

質可移頃者已來釁戾遂著自以子弟在西足動殊俗招扇羣蠻規擾樊夏假託妖巫用相震惑妄設徵祥潛圖問鼎履霜於開運之辰堅冰於嗣業之世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天道禍淫逆謀顯露建康民湯天獲商行入蠻備覩姦計信驛書翰證驗炳明便可收掩式正刑辟同黨所及特皆原宥子道文武陵內史道暢征虜功曹道固弟道休竝伏誅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豫章王疑三日曲水內宴舩艦船流至御坐前覆沒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恭兒官至員外郎在襄陽聞敬兒敗將數十騎走入蠻中收捕不得後首出上原其罪

史臣曰平世武臣立身有術若非愚以取信則宜智以自免心迹無阻乃見優容崇祖恨結東朝敬兒情疑鳥豕嗣運方初委骨嚴憲若情非發憤事無感敷功名之間不足爲也

贊曰崇祖為將志懷馳逐規搔淮部立勳豫牧敬兒在雍深心防
楚豈不劬勞實興師旅烹犬藏弓同歸異緒

其罪



南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六終

賴原即大世

西川中園藏

